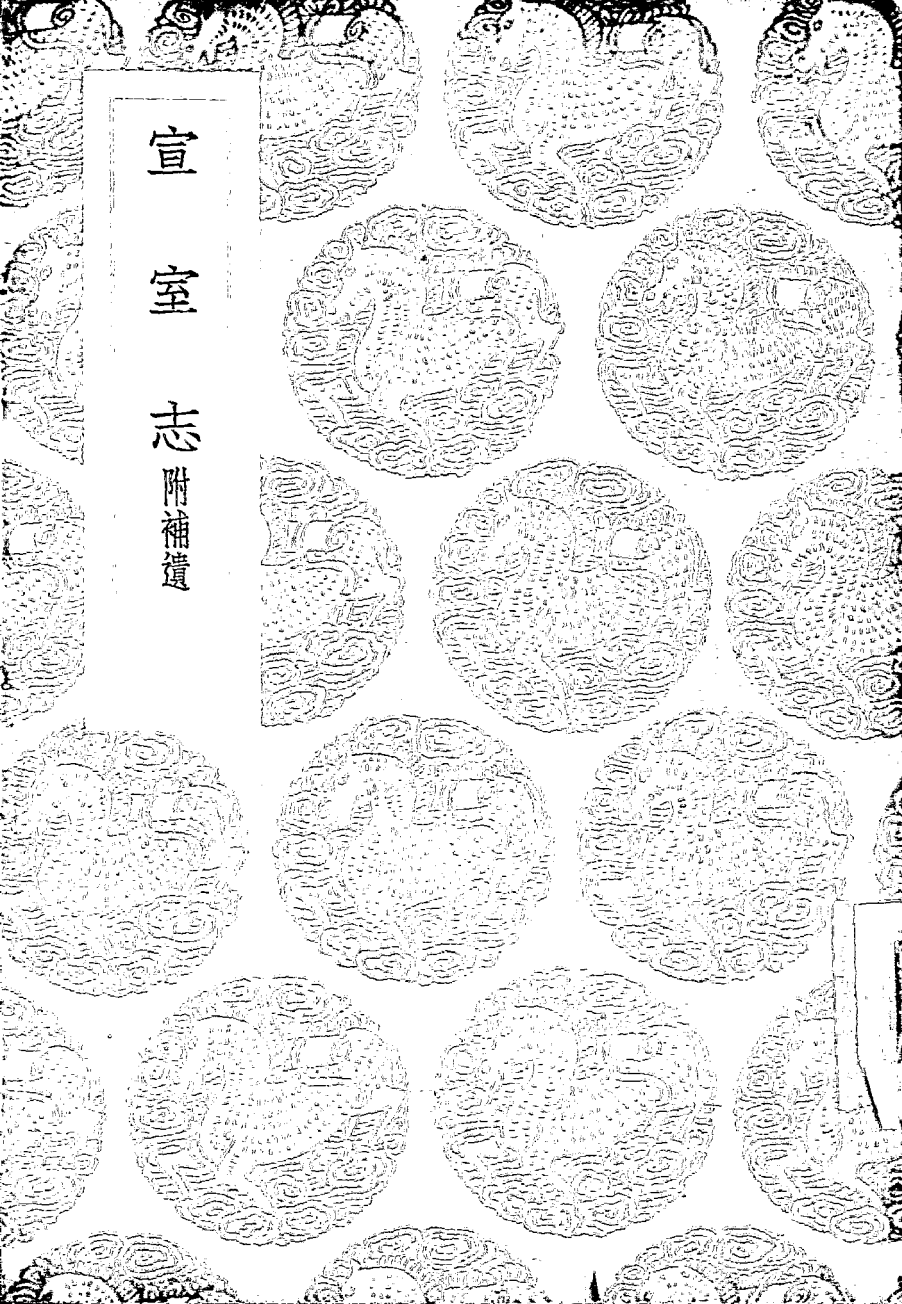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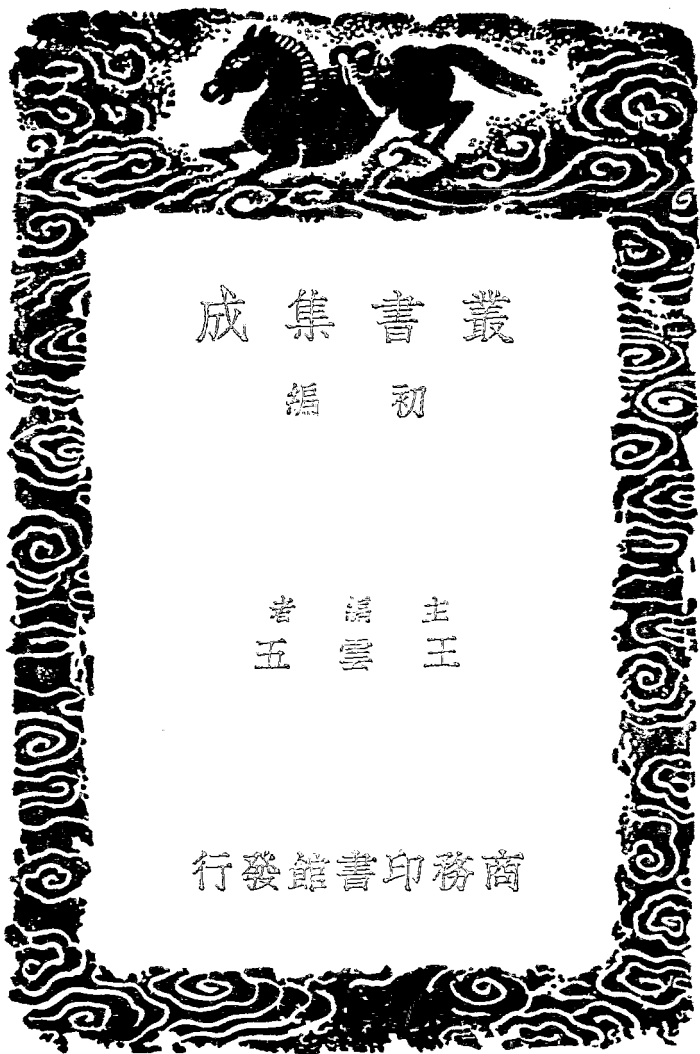


宣  
室  
志  
附補遺





成集書叢

編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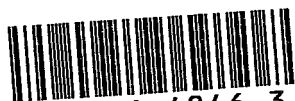
者 講 主  
五 雲 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宣 室 志

附 補 遺



3 0646 4046 3

張 讀 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稗海收有此書故據以排  
印又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古今說海收有陸顛傳人  
虎傳已見此書故不重出

# 宣室志卷之一

唐 聖



李揆於乾元中爲禮部侍郎。嘗一日晝坐於堂之前軒。忽聞堂中有聲。極震若墻。是時。蝦  
螯俯於地。高數寸。魁然殊狀。揆且驚且異。莫窮其來。卽命家童以一缶蓋之。客  
亦天使也。今天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榮命付公乎。黎明啓視之。已亡見矣。後數日果拜中書侍郎平  
章事。

有石憲者。其籍編太原。以商爲業。常行貨於代北。長慶二年夏中。於鴈門關行道中。時暑方甚。因偃大木  
下。忽夢一僧。蜂目。被褐衲。其狀甚異。來憲前謂曰。我廬於五臺山之南。有窮林積水。出塵俗甚遠。實羣  
僧清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遊乎。卽不能。吾見檀越病熱且死。得無悔於心耶。憲以時暑方盛。僧且以  
禍福語相動。因謂僧曰。願與師偕往。於是其僧引憲西去。且數里。果有窮林積水。見羣僧在水中。憲怪  
而問之。僧曰。此玄陰池。故我徒浴於中。且以蕩炎煖。於是引憲環池行。憲獨怪羣僧在水中。又其狀貌  
無一異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於是憲立池旁。羣僧卽於水中合聲而譟。僅  
食頃。有一僧挈手曰。檀越與吾偕浴於玄陰池。慎無懼。憲卽隨僧入池中。忽覺一身盡冷。噤而戰。由是  
驚悟。見已臥於大木下。衣盡濕。而寒慄且甚。時已日暮。卽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於道。聞道中

忽有蛙鳴。甚類羣僧之梵音。於是竟往尋之。行數里。見窮林積水。有蛙甚多。其水果名玄陰池者。其僧乃羣蛙爾。憲曰。此蛙能幻形以惑於人。豈非怪之尤者乎。於是盡殺之。

寶曆初。長沙有民王叟者。家貧。營田爲業。一日耕於野。爲蚯蚓螫其臂。痛楚甚。遂馳以歸。其痛益不可忍。夜呻而曉。晝吟而夕。如是者凡旬月。有醫者云。此受毒之甚者也。病之始庶幾有及。壯且深矣。則吾不得而知也。後數日。病益甚。忽聞臂中有聲。幽然而微。若蚯蚓吟者。又數日。其聲益響。如合千萬音。其痛亦隨而多焉。是夕果卒。

有御史韋君。嘗從事江夏。復以奉使至京。既還。道次商於館亭中。忽見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狀甚微。韋君曰。是爲人之患也。吾聞汝雖小。螫人良藥無及。因以指殺焉。俄又見一白者下。如前所殺之。且視其上。有網爲窟。韋乃命左右挈箒盡爲掃去。且曰。爲人患者。吾爾除矣。明日欲去。因以手撫其柱。忽覺指痛不可忍。乃是有白蜘蛛螫其上。韋君驚。卽拂去。俄遂腫焉。不數日而盡一臂。由是肩輿昇至江夏。醫藥無及。竟以左臂潰爲血。血盡而終。先是。韋君先夫人在江夏夢一白衣人。謂曰。我弟兄二人爲汝子所殺。吾告上帝。帝用雪其冤。且遂吾請。言畢。夫人驚寤。甚異之。而不能言。後旬餘。而韋君至。具得其狀。方悟所夢。覺爲夢日。果其殺蜘蛛于館亭時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數日而韋君終矣。

吳郡陸顓。家於長城之東。其世以明經仕。顓自幼嗜麵。爲食愈多。而質愈瘦。及長。從本軍貢於禮部。既下第。遂爲生太學中。後數月。有胡人數輩。潔酒食詣其門。既坐。顓謂顓曰。吾南越人。長蠻貊中。聞唐天子

網羅天下英俊。且欲以文化動四夷。故我航海梯山來中華。將觀文物之光。惟吾子裴焉其冠。瞻焉其  
福。莊然其容。肅然其儀。真唐朝儒生也。故我願與子交歡。願謝曰。願幸得籍於太學。然無他才能。何足  
下見愛之深也。於是相與酬燕。極歡而去。願信士也。以爲羣胡不我欺。旬月羣胡又至。持金繒爲願壽。  
願志疑其有他。卽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長安中。惶惶然有饑寒色。故持金繒爲子僕馬一日之費。所  
以交君子。歡爾。豈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願不得已。受金繒。及胡人去。太學中諸生聞之。偕來。謂願曰。彼  
胡率好利。不顧其身。爭米鹽之微。尙致相賊殺者。寧肯輕金繒爲君壽乎。且太學中諸生甚多。何爲獨  
厚君耶。君匿身郊野間。以避再來也。願遂僑居於渭上。杜門不出。僅月餘。羣胡又詣其門。願大驚。胡人  
喜曰。比君在太學中。我未得盡言。今君退處郊野。果吾心也。旣坐。胡人挈願手而言曰。我之來。非偶然  
也。蓋欲富君爾。幸望知之。且我所祈於君。固無害於我。則大惠也。願曰。謹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麵乎。  
曰。然。又曰。食麵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蟲爾。今我欲以一粒藥進君。君餌之。當吐出蟲。則我以厚價從  
君。易之。其可乎。願曰。若誠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藥。其色光紫。命餌之。有頃。遂吐出一  
蟲。長二寸許。色青。狀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麵蟲。實天下之奇寶也。願曰。何以識之。吾嘗見寶氣亘天。起  
於太學中。故我爲君而取。然自一月餘。清旦望之。見斯氣移於渭水上。果君遷居焉。夫此蟲。稟天地中  
和之氣而生。故好食麵。蓋以麥自秋始種。至來年夏季。方始成實。受天地四時之全氣。故嗜其味焉。君  
宜以麵食之。可見矣。願卽以數斗餘。致其前。蟲乃食之立盡。願又問曰。此蟲安所用也。胡人曰。夫天下

之奇寶。俱棄中和之氣。此蟲乃中和之粹也。執其本而取其末。其遠乎哉。旣而以亟盛其蟲。又金篋局之。命顓致于寢室。謂顓曰。明日當自來。及明旦。胡人以十輛車。載金玉絹帛。約數萬獻於顓。共持金亟而去。顓自此大富。治園田爲養生具。日食梁肉。衣鮮衣。遊於長安中。號豪士。僅歲餘。羣胡又來。謂顓曰。吾子能與我偕遊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寶。以誇天下。而吾子豈非好奇之士耶。顓旣以甚富。素享閑逸。自遂。卽與羣胡俱至海上。胡人結宇而居。於是置油膏於銀鼎中。搆火其下。投蟲於鼎中。鍊之七日。不絕燎。忽有一童分髮。衣青襦。自海中出。捧白玉盤。盤中有徑寸珠甚多。來獻胡人。胡人大聲叱之。其童色懼。捧盤而去。僅食頃。又有一玉女。貌極冶。衣霞綺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出。捧紫玉盤。中有珠數十。來獻胡人。胡人叱之。玉女捧盤而去。俄有一僊人。戴碧瑤冠。被霞衣。捧絳帕籍。籍中有一珠。徑二寸許。奇光泛空。照數十步。僊人以琛獻胡人。胡人笑而授之。喜謂顓曰。至寶來矣。卽命絕燎。自鼎中收蟲。寘金亟中。其蟲雖煉之且久。而跳躍如初。胡人吞其珠。謂顓曰。子隨我入海中。慎無懼。顓卽執胡人佩帶。從而入焉。其海水皆豁開數步。鱗介之族。俱辟易而去。乃遊龍宮。入蛟室。奇珍怪寶。惟意所擇。纔一夕。而其獲甚多。胡人謂顓曰。此可以致億萬之資矣。已而又以珍貝數品。遺顓。徑於南粵貨金千鎰。由是益富。其後竟不仕。老於閩越。而甲於鉅室也。

大曆中。彭偃未仕時。嘗有人謂曰。君當得珠而貴。後且有禍。尋爲官得罪。謫爲澧州司馬。旣至。以江中多蚌。偃喜。以爲珠可卽。命人採之。獲蚌甚多。而卒無有應。及朱泚反。召偃爲僞中書舍人。偃方悟得珠乃



朱泚也。果誅死。

跋扈李師道。以青齊叛。章武帝將討之。凡數年。而王師失利。師道益驕。嘗一日坐於堂。其榻前有銀鼎。忽相鼓。其一鼎耳足皆墜。後月餘。劉倍手刃師道。青齊遂平。蓋銀鼎相鼓之兆也。

左丞相王涯。大和九年。掌邦賦。又主鹽鐵。其子仲翔嘗一日避暑於山亭。忽見家僮數十。咸若無首。被血來。仲翔前。僅食頃方不見。仲翔驚異且甚。卽具白之。願解去權位。涯不聽。是歲冬十二月。果罹鄭注之禍。

新昌里尙書溫造宅。桑道茂嘗居之。庭有一栢樹甚高。桑生曰。夫人之所居。古木蕃茂者。皆宜去之。且木盛則土衰。由是居人有病者。乃土衰之驗也。於是以鐵數千鈞。鎮於栢樹下。旣而告人曰。後有居者。發吾所鎮之鐵。則其家長當死。唐大和元年。溫造居其宅。因修建堂宇。發地營繕。得其所鎮之鐵。後數日造果卒。

丞相李宗閔。大和七年夏。出鎮漢中。明年冬。再入相。又明年夏中。嘗退朝於靖安里第。其榻前有熨斗。忽跳躑久之。宗閔異且惡。是時李訓鄭注以奸詐得幸。數言於帝。訓知之。遂奏以枉其罪。後旬日。有詔貶爲明州刺史。連貶潮州司戶。蓋其兆也。

柳公濟尙書。唐太和中。奉詔討李同捷。旣出師。無何。麾搶忽折。客有見者。嘆曰。夫大將軍出師。其旌旗及麾搶折者。軍必敗。不然。上將死。後數月。公濟果薨。凡出軍征討。有烏鳶隨其後者。皆敗亡之徵。有曾

敬玄者。嘗爲北都裨將。李師道叛時。曾將行營兵士數千人。每出軍。有烏鳶隨其後。必主敗折。率以爲常。後捨家爲僧。住持太原凝定寺。大和九年。羅立言爲京兆尹。嘗囚入朝。旣冠帶。引鏡自照。不見其首。遂語於季弟約言。後果爲李訓連坐誅死。

雲花寺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七聖畫。初殿宇旣製。寺僧求畫工。將命施綵飾繪。責其直不合。寺僧所酬亦竟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來謁曰。某善畫者也。今聞此寺將命畫工。某不敢利其直。願輸工可乎。寺僧欲先閱其筆。少年曰。某兄弟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諸寺。寧有蹟乎。僧以爲妄。稍難之。少年曰。某旣不納師之直。苟不可師意。卽命巧其壁。未爲晚也。寺僧利其無直。遂許之。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綵繪。將入殿宇。且爲僧約曰。從此去七日。慎勿啓吾之戶。亦不勞賜食。蓋以畏風日所侵。鑿也。當以泥錮之。無使有纖隙。不然。則不能施其妙矣。僧從其語。自是凡六日間。無有聞。僧相語曰。此必怪也。當不宜果其約。遂相與發其封戶。旣啓。有七鶴翩翩望空飛去。其殿中綵繪儼若四偶。惟西北墻未盡飾焉。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真神妙之筆也。於是莫敢繼其色者。

唐故尙書李公銑。鎮北門時。有道士尹君者。隱晉山。不食粟。嘗餌栢葉。雖髮盡白。而容貌若童子。往往獨遊城市。里中有老父年八十餘者。顧謂人曰。吾孩提時嘗見李翁言。李翁吾外祖也。且曰。我年七歲。已識尹君矣。迨今七十餘年。而尹君容顏如舊。得非神僊乎。吾且老。自度能幾何。爲人間人。汝方當壯志。尹君之容狀。自始及今。七十餘歲矣。而尹君曾不老憶。豈非以千百歲爲瞬息耶。北門從事馮翊嚴公。

綬好奇者。慕尹之得道。每旬休卽驅駕而詣焉。其後嚴公自軍司馬爲北門帥。遂迎尹君至府。廨館於官署中。日與同席。聞有異香自肌中發。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學浮屠氏。嘗曰。佛祖與黃老固殊致。且怒其兄與道士遊。後一日。密以董汁寘湯中。命尹君飲之。尹君旣飲。驚而起曰。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堅。有異香發其中。公命割而視之。真麝臍也。自是尹君貌衰齒落。其夕卒於館中。嚴公旣知女弟之所爲也。怒且甚。卽命部將治其喪。後二日。董尹君於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有昭聖觀道士朱太虛。因投龍至晉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太虛驚而問曰。師何爲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歲在北門。有人以董汁飲我者。我故示之以死。然則董汁安能敗吾真耶。言訖。忽亡所見。大虛竊異其事。及歸。具白嚴公。公曰。吾門神僊不死。脫有死者。乃屍解爾。不然。何變異之若是耶。將命發其墓以視之。然慮惑於人。遂寢其事。浮屠氏契虛者。本姑臧李氏子。其父爲御史。玄宗時。契虛自孩提好佛氏法律。年二十七。髡髮衣褐。居長安佛寺中。及祿山破潼關。玄宗西幸蜀門。契虛遁入太白山。採栢葉而食之。自是絕粒。嘗一日。有道士喬君。顏貌清瘦。鬚髮盡白。來詣契虛。謂契虛曰。師神骨甚孤秀。後當遊僊都中矣。契虛曰。吾塵俗之人。安能詣僊都乎。喬君曰。僊都甚近。吾師可立去也。契虛因請喬君導其徑。喬君曰。師當備食於商山。逆旅中。遇棹子音奉。卽荷竹。藥而販者。卽擣而於商山餽焉。或有問師所詣者。師第言願遊稚川。棹子當導師而去矣。契虛聞其言。喜且甚。及祿山敗。上自蜀門還長安。天下無事。契虛卽往商山。舍逆旅中。備甘美。以俟棹子而餽焉。僅數月。遇棹子百餘。俱食畢而去。契虛敬稍殆。且謂喬君見欺。將歸長安。旣治裝。是夕。

一棒子年甚少。謂契虛曰。吾師安所詣乎。契虛曰。吾願遊稚川有年矣。棒子驚曰。稚川。僊府也。吾師安得而至乎。契虛對曰。吾始自孩提。好神僊。嘗遇至人勸我遊稚川。路幾何耳。棒子曰。稚川甚近。師能偕我而去乎。契虛曰。誠得遊稚川。死不足悔。於是棒子與契虛俱至。蓋田上治具。其夕卽登玉山。涉危險。逾岩巘。且八十。至一洞。水出洞中。棒子與契虛共負巨石。寘洞口。以壅其流。三日。洞水方絕。二人俱入洞中。昏晦不可辨。見一門在數十步外。遂望門而去。旣出洞外。風日恬煦。山水清麗。真神僊都也。又行百餘步。見一高山。其山攢峯迥拔。道逕危峻。契虛眩惑不敢登。棒子曰。僊都且近。何爲彷徨耶。卽挈手而去。旣至山頂。其上坦平。下視川原。邈然不可見矣。又行百餘里。入一洞中。及出。見積水無窮。水傍有石逕。橫尺餘。縱且百里餘。棒子引契虛躡石逕而去。至山下。前有巨木。煙影繁茂。高數十尋。棒子登木長嘯久之。忽有秋風起於林杪。俄見巨繩系一竹囊。自山頂縋下。棒子命契虛瞑目坐囊中。僅半日。棒子曰。師可寤而視矣。契虛旣忘已在山頂。見有城邑宮闕。璣玉交映於雲霞之外。棒子指語。此稚川也。於是相與語其所見。有僊童百輩。羅列前後。有一僊人謂棒子曰。此僧何爲者。莫非人間人乎。棒子對曰。此僧名契虛。嘗願遊稚川。故吾挈而至此。已而至一殿上。有具簪笏者。憑玉几而坐。其貌甚偉。侍衛環列。呵禁極嚴。棒子命契虛稽首上謁。且拜。謂曰。此稚川真君也。契虛拜。真君召契虛上。訊曰。爾嘗絕三彭之響乎。契虛不能對。真君曰。慎勿久留於此。因命棒子與登翠霞亭。其亭亘空。欄檻雲蟲。見一人袒而瞬目。髮長數十尺。凝膩黯黑。洞瑩心目。棒子謂之曰。爾可謁而拜。契虛拜。問此人爲誰。乃於此瞬。

目乎。樛子曰：此人名楊外郎也。外郎，迺隋氏宗室，嘗爲外郎於南宮屬。隋末帝主荒淫，天下分裂，兵戈四起，國屬他人，因避地居山，今已得道。此非瞬目，乃徹視也。夫徹視者，寓目於人世爾。契虛曰：請寤其目可乎？樛子卽而請。外郎忽寤而視，其兩目光皆若日月之昭明。契虛惛然背汗，毛髮盡勁。旣而又見一人臥石壁之下。樛子曰：此人姓一支，潤其名，亦人間之人得道而至此者。於是樛子引契虛歸，其道途皆去時之履歷。契虛因問樛子曰：吾向者謁覲真君，真君問我三彭之讐，我不能對。樛子曰：夫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身中，伺察功罪。每至庚申日，籍于上帝，故凡學僊者，當先絕其三尸。如是則神僊可得。不然，雖苦其心，無補也。契虛悟其事，自是而歸。因廬於太白山，絕粒吸氣，未嘗以稚川之事聞於人。貞元中，徙居華山下，有滎陽鄭紳與吳興沈津，俱自長安東出關，行至華山下，會天暮大雨，二人遂止。契虛已絕粒，故不置庖爨。鄭君異其不食，而骨狀豐秀，因徵其實。契虛始以稚川之事告於鄭，鄭好奇者，旣聞其事，且嘆且驚，及自關東回，重至契虛舍，其契虛已遁去，竟不知所在。鄭君嘗傳其事，謂之稚川記。

唐玄宗嘗夢僊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立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真僊府之音也。及樂闋，有一僊人揖而言曰：陛下知此樂乎？此神僊紫雲曲也。今願傳授陛下，爲聖唐正始音，與夫咸池、太夏，固不同矣。玄宗喜甚，卽傳受焉。俄而寤，其餘響猶若在聽。玄宗遂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然默而不泄，及曉，聽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入奏事於御前，玄宗俛視不聽。二相懼，復奏之。玄宗拂衣而

起卒不願二相。二相益恐。趨出。時高力士侍側。卽奏曰。宰相請事。陛下宜面決可否。茲者崇璪所言。皆軍國大政。而陛下不之願。豈二相有忤於聖意乎。玄宗笑而謂曰。我昨夕夢十僊子奏樂曰。紫雲曲。因以授我。我恐忘其節奏。由是默而習之。故不暇聽二相奏事。卽於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以此事語於二相。二相懼少解。曲後傳于樂府。

# 宣室志卷之二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長。自寺外門至佛殿。先是。闍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披金甲。執銀槊。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軋其門。肩鏹盡解。神人卽俛而入寺。行至佛殿。願望久之而沒。闍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闢矣。卽日以夢白於寺僧。衆往共視。見神人之跡。告於京兆尹。尹具表以聞。肅宗命使驗之。果如其言。

陳少遊鎮淮南時。嘗遣軍卒趙某使京師。遣公卿書。將行。誠之曰。吾有急事。俟汝還報。以汝驍健。故使西往。不可少留。計日不還。當死。趙日馳數百里。不敢怠。至華陰縣。舍逆旅中。寢未熟。倏見一人綠衣。謂趙曰。我吏於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趙不測。卽與使者偕行。至嶽廟前。使者入白趙某至。旣而呼趙趨拜階下。其堂上列燭。見一貴人據案而坐。侍衛嚴肅。謂趙曰。吾有子聳。在蜀數年。欲馳音問。無可爲使者。聞汝善行。日數百里。將命汝使蜀可乎。趙辭以相國有命使長安。且有刻限。不然當死。今爲大王往。蜀是棄相國命。他日實不敢遠廣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歸鄉土。非敢以他故不奉命。惟大王察之。王曰。徑爲我去。當不日至西蜀。而還長安未晚也。卽留趙廟後空舍中。具飲食。愛惶不敢寐。遂往蜀。且懼得罪。固辭不往。又慮禍及。計未決。俄而漸曉。聞廟中誼闐有聲。因出視。見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鳥近數萬。又有奇狀鬼神千數。羅列鞠躬如朝謁禮。頃有訴寃者數人偕入。金天斷理甚明。良久退。

去。既而謂左右呼趙，懸聲而出。王命上階，於袖中出書一通付趙曰：「持此爲我至蜀都，訪成都蕭敬之者，與之。吾此吏卒甚多，但以事機幽密，慮有所洩，非生人傳之不可。」汝一二日當疾還，無久留。因以錢一萬遺之。趙拜謝而行。至門，告吏曰：「王賜我萬錢，我徒行者，安所齎乎？」吏曰：「冥懷中爾。」趙卽以錢貯懷中，了無所礙，亦不覺其重也。行未數里，探衣中皆冥楮耳。卽棄道傍，俄有追者至，以錢數千遺之，曰：「向吾誤以陰道所用錢賜汝，固無所用，令別賜此矣。」趙受之，晝夜兼行，餘旬至成都，訪蕭敬之，以書付之。敬之啓視，喜甚，因命酒食，謂趙曰：「我也，家汝鄭間，往歲赴調京師，途至華陰，爲金天王所攝，爲登，令我妻在此，與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則遂矣。故命君馳報，留趙一日，贈緜數匹，以還書託焉。過長安，遂達少遊書，得還報。日夜馳行至華陰，金天見之大喜，且慰勞，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還，設相國訊汝，但言爲我使，遣汝爲裨將，無懼。卽以數十緜與之，曰：「此人間物，可用之。」趙拜謝而出，徑歸淮海。少遊訊其稽留，趙具以事對，少遊怒不信，繫獄中。是夕，少遊夢一人介金甲，仗寶劍，曰：「金天王告相國，向者實遣趙某使蜀，今聞得罪，願釋之。」少遊驚寤，歎息良久，明日晨起，語於賓僚，卽命釋趙，而署爲裨將。元和

和中猶在。

元載布衣時，嘗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貧無僕馬，弊衣徒行於陳蔡。一日天暮，忽大風雷，原野昏黑，二人偕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時有盜數輩，皆伏劍佩弧，匿於廟廡下。二人見之甚懼，且慮爲其所害，卽負壁而立，不敢動。俄聞廟中有聲，曰：「元相國、張侍郎且至，羣盜當速去，無有驚於貴人。」羣盜惶怖馳去。



二人相賀曰。吾向者以殍死爲憂。今吾聞聲。眞神人之語也。且喜且異。其後載果相代宗。謂終於禮部侍郎。

貞元初。陳郡袁生者。嘗任參軍於唐安。罷秩遊巴川。舍于逆旅氏。忽有一丈夫白衣謁觀。旣坐。謂生曰。某高氏子也。家于此郡新明縣。往者嘗職軍伍間。今已免矣。故旅遊至此。生與語。其聰辯敏博出於人。袁生甚奇之。又曰。某善於推筭者。能預知君平生榮悴得失之事。生卽訊之。遂述旣往得喪。一一如筆寫。生大驚。是夕夜旣深。密謂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陳於君子可乎。袁生聞而懼。卽起曰。爾旣非人。果鬼乎。是將祟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祟君。所以來者。將有託於君爾。我亦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壬戌歲霖雨數月。居舍盡圯。郡人無有治者。使我爲風日所侵剝。且甚。又曰。爲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視我如一坯土爾。今我赴訴於子。子以爲可則行。不則去。無恨乎。袁生曰。神旣有願。有何不可哉。神曰。子來歲嘗調補新明令。儻爲我重建祠宇。以時祭祀。則幸之甚矣。惟願無忘。袁生許之。旣而又曰。君初至邑時。嘗一見詣。然而人神理隔。慮君僕吏有黷於我。君當悉屏去其吏卒。獨入廟中。冀一言以相告。袁生曰。謹受教。是歲冬。袁生果補新明令。及至任。問之。果有赤水神廟。在縣南數里。旬餘乃詣之。未至百餘步。下馬屏卒。獨步入廟中。見其齋宇摧頽。蓬荒如積。佇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廟後來。高生也。色甚喜。旣相拜揖。乃謂袁生曰。夫君不忘夙約。今日動勞車駟。俯而詣我。幸何甚哉。於是引入廟。見北垣下有一老僧。荷桎栝。有數人立其傍。袁生因問曰。此僧亦何爲而得罪。以至於是。神曰。此僧所居縣東蘭若。

道成師也。身有殃咎。故繫於此。今將一歲矣。每旦夕。余則鞭箠之。從此後旬餘。余當釋之。袁生又問曰。此僧身口陽世。安得繫於此乎。神曰。以此僧之生魂繫之。身自遭沉疾。亦安得知其魂爲余之所繫哉。其神告袁生曰。君幸諾我。興建祠宇。幸疾圖之。袁生曰。不敢相忘。既歸。欲爲計其工費。然以初官貧甚。無以爲資。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繫道成師之生魂。因而困憊。僧本不知。又云。從此去旬餘。當解脫矣。吾今假以神語。俾其建廟。無乃不可乎。彼僧聞此。必無所疑。於是命駕徑往縣東蘭若問之。果有道成師者。臥疾沉憊。幾一歲矣。袁生見道成。道成曰。某病將死。旦夕之期。一身痛苦。相告不盡。袁生曰。師疾如此。瀕於逝矣。我能愈之。師其願乎。師其發願出財。修建赤水神廟。自當愈也。道成曰。疾果得痊。雖於貨貨安所吝乎。袁生乃相告曰。吾善視鬼。近謁赤水神廟。見師生魂。荷桎梏繫於垣下。因召赤水神問其故。曰。此僧有宿殃。故繫於此。吾憐師之苦。叱其神。爾何爲繫生人魂。可疾解之。吾當命此僧以修建廟宇。慎無相違也。神喜而諾我。曰。從此去旬餘。當舍其罪。吾故告師。疾當愈。宜修赤水神廟也。毋以疾愈怠爾初心。如此。則禍且及矣。道成僞曰。敬受教。後旬餘。疾果愈。因召弟子告之曰。吾少年棄家。學浮屠氏。迨今年五十。不幸沉疾。向者袁生謂我曰。師之疾。赤水神爲之也。疾若愈。可修補其廟。夫置神廟者。所以佑兆人。祈福應。今既有害於我。安得不除之乎。卽與其徒持甬負畚詣廟。盡去神像。上及殘毀。掃無子遺。又明日。道成謁袁生。袁生喜曰。師疾果愈。吾語豈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拯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謂曰。可速建赤水神廟。不然。且懼爲禍。道成曰。夫人所以賴於神者。以其福可延。禍可弭。早

充則等之以澤。淫潦則祈之以霽。故天子詔天下諸郡國。雖一邑一里。必建其祠。蓋用祈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無以福人而爲害於人。焉可不去之。今將盡毀其廟矣。袁生且驚且懼。遂謝之。道成氣益豐。而袁生懼。後月餘。吏有罪。袁生朴之。無何。吏死。其家訴於郡。坐徙端溪。行抵三峽。忽遇一白衣立於道左。視之。乃赤水神也。向託君修我祠宇。柰何。致道成毀我之舍。棄我之像。使一旦無所歸。君之罪也。今君棄逐窮荒。亦我報讐爾。袁生謝曰。毀君者。道成也。何爲罪我而爲讐也。神曰。道成雖爲僧。而餘福尤盛。故吾不能爲災。今君祿與命衰。皆棄宿約。故吾得而爲謀矣。言已不見。生甚惡之。數日。竟以憂卒。

王鐔之鎮太原也。忽一日亭午。有小吏見一神人。長丈餘。介金仗劍。自衙門緩步而來。旣而佇立久之。若有所伺。小吏見之。懼甚。白於衙將靳坦。張和。偕視之。如小吏言。俄有暴風起。因忽不見。後月餘。而鐔薨。時元和中也。

雲朔之間。嘗大旱。時暑益甚。里人病熱者以千數。有村叻陳翁者。嘗獨行田間。忽逢一人。儀狀甚異。撥金甲。左右佩弧矢。執長劍。御良馬。朱纓金珮。光飾華煥。鞭馬疾驅。適遇陳翁。因駐馬而謂曰。汝非里中人乎。翁曰。某農人家。于此亦有年矣。神人曰。我天使。今上帝以汝里中俱病熱。豈獨驕陽之所致乎。且有癘鬼在君邑中爲祟。故人多此疾。上帝命我逐之。俄而不見。陳翁卽以其事白於里人。自是雲朔之間。病熱者皆愈。

王鐔鎮太原。有清河崔澤者。長慶中刺坊州。嘗避暑於亭。時風月清明。忽見一丈夫身甚長。危冠廣袖。自

堂之前軒而降立於階所。厲聲而呼者三。呼既止。崔氏一家皆見之。崔澤懼而且惡。命家童逐之。已亡見矣。是後澤被疾。至明日發使獻書。願解官歸老。相府不允。後月餘卒於郡。

吏部侍郎韓愈。長慶四年夏。因疾不治。務至秋九月。其疾益甚。冬十一月。於靖安里書臥。見一神人。長丈餘。披甲仗劍。佩弧矢。儀形甚峻。至寢室。立於榻前。久而謂愈曰。帝命卿來討事。愈遂起。力疾正冠。揖之曰。臣不幸有疾。敢違見帝。神曰。威梓國絕域遠夷。部落繁聚。世與韓氏爲讐。而乃聘悖肆奸。覬覦中夏。今將討之。非力不給。卿以爲何如。愈對曰。願從大王討之。神人頷之而去。於是書其詞。揭於座右。終不能解。至六月而卒。

故相李逢吉。嘗爲司空。范希韓從事于單于府。時金城寺有老僧。無爲者。年七十餘。嘗一日獨處禪齋。負壁而坐。瞬目數息。忽有一介甲持笏者。由寺門而入。食頃。聞報。李從事來。自是逢吉將遊金城寺。無爲輒見向者神人。先至。率以爲常。衙將簡郢。與無爲弟子法真善。嘗爲郢語之。

故相李回。少時嘗久疾。其兄斬召巫。祝於庭中。設酒食以樂神。方面壁而臥。忽聞庭中喧然。回視見堂下有數十人。或衣黃衣綠。競接酒食而啗之。良久將散。巫欲撤其席。忽有一神自空中而降。左右兩翅。諸鬼皆辟易四散。且曰。陸大夫神至矣。巫者亦驚曰。陸大夫神來。卽命致酒食於庭。其首俯於筵上。食之且盡。乃就飲其酒。俄頃。其貌頽然。若有醉色。遂飛去。羣鬼亦隨而失。後數日。回疾愈。

有崔君者。貞元中爲河內守。崔君貪而刻。河內人苦之。嘗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鎰。而竟不酬。其寺僧

亦以太守終不敢言。未幾而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犢者。其犢頂上有白毛若縷。織成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嘆且異。曰：崔君爲吾郡太守。嘗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之家聞之。卽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毛上文字。已而復生。回至其家。雖豢以芻粟。卒不食。崔氏且以爲異。亦竟歸其寺焉。

海岱之間出玄黃石。或云茹之可以長生。玄宗皇帝嘗命臨淄守每歲採而貢焉。開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爲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玄黃石。忽遇一翁。姿質甚妙。而風度明朗。髭髯極豐。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馬。且告曰：君侯躬自採藥。豈不爲延聖主之壽乎。曰：然。翁曰：聖主嘗獲龍馬。以彰清世。雍熙之瑞。則享國無疆。無勞採常藥耳。邕曰：龍馬安在。荅曰：當產齊魯之郊。若獲之。卽是太平之符。雖麟鳳龜龍。不足以並其瑞。邕方命駕以後乘。遽亡見矣。邕大異之。顧謂從事曰：得非神人乎。卽命其吏王乾貞者。求龍馬於齊魯之間。至開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貞果得馬於北海郡民馬會恩之家。其色騅毛。兩脇有鱗甲。鬃尾若龍之鬣。鬣嘶鳴。真篋笛之音。日馳三百里。乾貞訊其所自。會恩曰：吾獨有牝馬。嘗浴於淄水。遂有胎而產。因以龍子呼之。乾貞卽白於邕。邕甚喜。因表其事。以獻。上大悅。詔內闕。異其藪象。命畫工圖其狀。用頒示中外。

天寶初。有王薰者。居長安延壽里中。嘗一夕有三四輩。挈食會薰所居。既飲食。燭前忽有巨臂出。燭影下。薰與諸友且懼。相與觀之。其臂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幾。影外有語曰：君有會。不能一見呼耶。願得少肉。

致掌中。薰莫測其由。卽與之。其臂遂引去。少頃。又伸其臂曰。君幸與我肉。今食且盡。願君更賜之。薰卽又實肉於掌中。已而又去。於是相與謀曰。此必怪也。俟其再來。當斷其臂。頃之果來。拔劍斬之。臂旣墮。其聲亦遠。俯而視之。乃一驢足。血滿於地。明日。因以血踪追尋之。入里中民家。卽以事問民。民曰。家有一驢。且二十年矣。夜失其足。有似刃而斷者焉。方駭之。而薰又以事而告其民。若符所怪。殺而食之。郭司空釗。大和中。自梓潼移鎮西京府時。有關者甚謹朴。釗念之。多委以事。嘗一日。釗命市紋繒絲帛百餘匹。其價倍。且以爲欺我。卽囚於獄。用致其罪。獄旣具。釗命笞於夜。忽有十餘犬爭擁其背。吏卒莫能制。釗大異之。且訊其事。關者曰。某好閱佛氏金剛經。自童非常。以食飼羣犬。不知其他。釗歎曰。犬尙能感其惠報其德。吾安可不施恩信。遂釋之。

扶風縣西有天和寺。在高岡之上。其下龕宇軒豁。可居窮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孥。病足而僵。常策杖行乞於市。里人哀其老病而窮。無所歸。率給以食。叟得食。必先聚羣犬以食之。後歲餘。叟病寒。臥於龕中。時大雪。叟貧無衣。裸形就地。且戰且慄。羣犬但集於叟傍。搖尾而嗥。已而環其衽席。競以身衛叟肢體。由是寒威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於龕中。羣犬哀鳴。晝夜不歇。數日方去。

# 宣室志卷之三

貞元中有大理評事韓生者。僑居西河郡南。有一馬甚豪駿。嘗一日清晨。忽委首於櫪。汗而且喘。若涉遠而殆者。圜人怪之。具白於韓生。韓生怒。若盜馬夜出。使吾馬力殆。誰之咎。乃令朴焉。圜人無以辭。遂受朴。至明日。其馬又汗而喘。圜人竊異之。莫可測。是夕。圜人臥於廐舍。闔扉。乃於隙中視之。忽見韓生所蓄黑犬至廐中。且嗅且躍。俄化爲一丈夫。衣冠盡黑。卽挾鞍轡馬。馳聘而去。行至門。門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策馬。馬竟躍而過。黑衣者乘馬而去。復歸。旣下馬解鞍。其黑衣人又嗅躍。還化爲犬。圜人驚異。不敢洩於人。後一夕。黑犬又駕而往。逮曉方歸。圜人因尋馬蹤。以天雨新霽。其爲蹤歷歷可辨。至南十餘里。一古墓前。其蹤方息。圜人乃結茅齋於墓側。來夕先止於齋中。以伺之。夜將分。黑衣人果駕馬而來。下馬繫於野樹。其人入墓。與數輩笑言極歡。圜人在茅齋中俯而聽之。不敢動。近數食頃。黑衣人告去。數輩送出墓穴。於內有一褐衣者。顧謂黑衣人曰。韓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擣練石下。吾子無以爲憂。褐衣者曰。慎無泄。茲事泄之。則吾屬不遺焦類矣。黑衣人曰。謹受教。褐衣者又曰。韓氏釋兒有字乎。曰。未也。吾俟彼有字。當卽編於名籍。必不致弛懈也。褐衣者曰。明夕再來。當得以笑語黑衣人。推而去。及曉。圜者歸。遂以其事密告於韓生。生卽命肉餵其犬。犬旣至。因以繩系。及次所聞。遂窮擣練石下。果得一軸書。具載韓氏弟兄妻子家童名氏紀。莫不具載。蓋所謂韓氏名籍者也。有子生一

月矣。獨此子黑。人所謂穉兒未字也。韓生大驚。命致犬於庭。鞭而殺之。熱其肉以食家童。已而率隣居士子十餘輩。執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發其塚。穴中有數犬。毛狀異惡。盡殺之以歸。

寶應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於洛陽。其世以不好殺。故家未嘗蓄狸。所以宥鼠之死也。迨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嘗一日。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於堂上。而門外有羣鼠數百。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童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圯。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而羣鼠亦去。悲夫。鼠固微物也。尙能識恩而知報。况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澤。而報德者亦宜竭其誠。有不願者。嘗視此以愧諸。

相國王公縉。大曆中。與元載同執政事。嘗一日入朝。天尙早。坐於燭下。其榻前有囊。公命侍童取之。侍童挈以進。覺其重。不能舉。公啓而視之。忽有一犬長尺餘。質甚豐。自囊中躍出。公大懼。顧謂其子曰。我不才。謬居卿相。無德而貴。常懼有意外之咎。今者異物接於踵。豈非禍之將萌耶。後數日。果得罪。乃貶爲縉雲守也。

冀師德布衣時。嘗因沉疾。夜夢一人。紫衣。來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間矣。幸與某偕去。卽引公出。忽覺力甚捷。自謂疾愈。行數里。見路傍有廡署。左右吏卒。朱門甚高。曰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對曰。冥途固與人接跡。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而退。見一室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主世人祿命之籍也。公因入室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傍有綠衣者。稱爲按掾。公因命出己。



之籍。按掾取十軸以進。公閱之。書己名。載其祿位年月。歷歷清貴。出入台輔。壽至八十有五。覽之喜。謂按掾曰。某一布衣耳。無饑凍憂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畢。忽有一聲。空而下。震動簷宇。按掾驚曰。天鼓且動。君宜疾歸。不可留矣。聞其聲。遂驚。始悟爲夢。遊爾。時天已曙。其所居東隣有佛寺。擊曉鍾。蓋按掾所謂天鼓者也。自是疾亦間焉。後入仕。歷官咸如所載者。及爲西涼帥。一日見黃衣使者至閣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請公公。曰。吾嘗見司命之籍。紀吾之位。當至上台。壽凡八十有五。今何爲遽見命耶。黃衣人曰。公某官時嘗誤殺無辜人。位與壽爲主吏所降。今則窮矣。言訖。忽亡所見。自是臥疾。後三日而薨。

太子賓客盧尚書貞。猶子爲僧。會昌中。沙汰僧徒。斥歸家。以蔭補光王府參軍。一夕夢爲僧時所奉師來。慰問其出處再三。告以佛法淪破。已無所歸。今爲一官。徒遣旦夕。期在落頂上髮。方畢志願。且泣且訴之。良久曰。若我志果遂。與佛法語未竟。見八面屯兵。千乘萬騎。旌旗日月。衣裳錦綉。儀衛四合。冥天子大駕。軍中人諠言。將迎光王。部整行列。以次前去。盧方駭愕。不能測。遽驚覺。魂悸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洩於人。無幾。宣宗自光邸踐阼。錄王府屬吏。盧以吏不拘常調格。遷敍。自是稍稍與復釋教。寺宇僧尼如舊制。一契夢中語。盧校夢中所謂本師。蓋參軍事府主近師弟子。故以爲冥兆。豈神之意。以是微而顯乎。

清河張誥。貞元中。以前王屋令調於有司。忽夢一申使來。誥卽具簪笏迎之。謂誥曰。有詔召君。可偕去。誥

驚喜。且以爲上將用我。旣命駕。與中使俱出。見門外有吏卒十餘爲驅殿者。旆益喜。遂出開遠門。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咸再拜於前。過二百里。至一城。輿馬人物。誼誼然闐咽於路。槐影四矗。煙霽迤邐。城之西北數里。又有一城。城外有被甲者數百。羅立門之左右。執戈戟。列幡幟。環衛甚嚴。若王者居。旣至門。中使命洗下馬。洗卽整巾笏。旣而中使引入門。其城內簷宇櫺比。兵士甚多。又見宮闕臺閣。旣峻且麗。又至一門。中使引入門。內百餘人。且笏組列於庭。儀甚謹肅。又有一殿巋然。瓊玉華耀。眞天子正殿。殿左右有武士數十。具甲倚劍立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見一人裘冠被袞龍衣。凭玉几而坐。其殿之東宇。又有一冠裳者。貌若婦人。亦據玉几。在殿之西宇。有宮嬪數十列於前。中使謂洗曰。上在東宇。可前謁。卽趨至東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於殿之前軒。宣曰。卿今宜促治吾宮庭事。無使有不如法者。洗又再拜舞蹈。旣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其儀度如東宇。旣拜。中使遂引出門。洗悸且甚。因謂之曰。某久處外藩。未得見天子。向者朝對。無乃不合於禮乎。使笑曰。吾君寬固無懼爾。言畢東望。有兵士數百馳來。中使謂洗曰。此警夜之兵也。子疾去。無犯嚴禁。卽呼吏命駕。惶惑之際而寤。竊異其夢。不敢語於人。後數日。洗拜乾陵令。及至。凡所經歷。盡符所夢。又天后祔葬。洗所夢殿東宇下。義冠被袞龍衣者。乃高宗也。其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婦人者。乃天后也。後數月。因至長安。與其友數輩會宿。具話其事。有以歷代聖賢圖示洗者。高宗及天后。果夢中所見也。

開元中。楊慎矜爲御史中丞。一日將入朝。家奴開其外門。旣啓鎖。其門噤不可解。慎矜且驚且異。洎天將

曉其導從羣吏自外見慎於門外有一夜叉長丈餘狀極異立於宇下以左右手噤其門火吻電眸不顧左右從吏見之俱驚慄四去久而街中輿馬人物稍多其夜叉方南向而去行者見之咸辟易仆地慎於聞其事懼甚後月餘遂爲李林甫所誣弟兄皆誅死

有吳生者江南人嘗遊會稽娶劉氏女爲妾後數年吳生出宰於鴈門郡與劉氏偕之官劉氏初以柔婉聞凡數年其後忽獷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卽發怒毆其婢僕或嚙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吳生始知劉氏悍心稍外之嘗一日吳與鴈門部將數輩獵於野獲狐兔甚多置庖舍下明日吳生出劉氏卽入庖舍取狐兔生嗜之且盡吳生歸因窮狐兔在而劉氏俛然不答吳生怒訊其婢婢曰劉氏口之盡矣生始疑劉氏爲他怪物旬餘有縣吏以一鹿獻吳生命置於庭已而吳生給言將遠適旣出門卽匿身潛伺之見劉氏散髮袒肱目皆盡裂狀貌頓異立庭中左手執鹿右手拔其髀而食之吳生大懼仆地不能起久之因急召吏卒十數輩持兵仗而入劉氏見吳生來盡去襦袖挺然立庭下一夜叉爾目若電光齒如戟刃筋骨盤蹙身盡青色吏卒俱戰慄不敢近而夜叉四顧若有所懼僅食頃忽東向而走其勢甚疾竟不知其所在

武陵郡有浮圖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溢則浮圖勢若搖動故里人無敢登其上者有賈人朱峴家極贍生一女無何失所在其家尋之僅旬餘莫窮其適一日天雨初霽郡民望見浮圖之顛若有人立者隱然紋綵郡民且以爲恠峴聞之往觀焉望其衣粧甚肖己女卽命人登其上取之果峴女

也。峴驚訊其故。女曰：某向者獨處。有一夜叉長丈餘。甚瘁異。自屋上墮而下。入某之室。謂某曰：無懼我。也。卽攬衣馳去。至浮圖上。旣而沉沉然。若甚醉者。凡數日方稍寤。困懼且甚。其夜叉率以將曉則下浮圖。行里中取食飲。某一日夜叉方去。某下視之。見其行里中。會遇一白衣夜叉。辟易退遠百步。不敢竊視。及其暮歸。因詰之。何爲懼彼白衣者乎。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少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女窮其故。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疇。爲君民之大本。苟不食其肉者。則上天佑之。故我不敢近也。女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與異類。爲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願終身不食丑肉也。三祝已。夜叉忽自他所歸浮圖上。望某而語曰：汝何爲有異志棄我乎。使我再不得近汝也。從此別去矣。夜叉東向而去。竟不知其所往。女喜甚。由浮圖中得以歸。

潁州陳越石。初名黃石。郊居于王屋山下。有妾張氏者。元和中。越石與張氏俱夜食。忽聞燭影後有呵吸聲。而甚異。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纖長。有黃毛連臂。似乞食之狀。越石固知其怪。惡而且惕。久之。聞燭影下有曰：我病饑。故來奉謁。願以少肉寘掌中。幸無所怯。越石卽以少食肉并投於地。其手卽取之去。又曰：此肉味腴美。享訖。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罵曰：妖物何爲輒來。宜疾去。不然。且擊汝。得無悔耶。其手卽引去。若有所懼。俄頃。又出其手至張氏前。謂張曰：女郎能以少食肉見惠乎。越石謂其妾曰：慎無與。張氏竟不與。久之。忽於燭影傍出其面。乃夜叉也。赤髮蓬然。兩目如電。四牙若鋒刃之狀。甚可怖。以手擊張氏。張氏遽仆于地。冥然不能動。越石有膽勇。卽起而逐之。夜叉遂馳走。

不敢返顧。明日窮其跡於垣上下。有過踪。越石曰：此夜又今夕將復來矣。於是至夜持杖立東北垣下。以伺之。僅食頃。夜叉果來。既踰牆。足未及地。越石卽以杖連擊數十。及夜叉去。以燭視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餘。亦在地。蓋擊而墮者。自是張氏病愈。至夕聞百步外有呼求者曰：陳黃石何爲不歸我皮。連聲不已。僅月餘。每夕嘗聞呼聲。越石度不可禁止。甚惡之。於是遷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時元和十五年登進士第。至會昌二年卒於藍田令。

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德。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甚愛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因請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歸其身。鄭君詢其事。居士曰：某縣令某者。卽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爲善。故幽明佑之。得過期。今年九十餘矣。令卒之日。此女當愈。鄭君卽遣人馳訪之。其令果九十餘矣。後月。其女忽若醉醒。疾愈。鄭君又使往驗之。令以此女病愈之日無疾而卒。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拘細行。常集輕薄少年二十餘輩爲樂。厥後省過。折節讀書。以詩名稱之。累爲河朔官。改深州錄事參軍。生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兼能之。雅爲太守所重。時王武俊帥成都。恃功負衆。不顧法度。支郡守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貞巡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備聲樂。宴士貞。太守畏武俊而奉士貞之禮甚謹。又慮有以酒忤士貞者。以是僚吏賓客一不敢召。士貞大喜。以爲他郡莫能及。歡飲入夜。士貞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樂於今夕。豈無嘉賓韻士。願爲我召而見之。太守致敬前白曰：偏郡無名人。其僚屬庸猥。恐其

辭令不謹。禮度失當。少有愆責。吾之任也。士貞強之。太守曰。錄事參軍李某。願以侍談笑。士貞曰。但命之。於是召李生。生入趨拜。士貞見之。色甚怒。旣而命坐。貌益恭。士貞甚不悅。瞪視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靦然而汗。不能持盃。一座皆愕。少頃。士貞叱左右縛李某繫獄。左右卽牽李袂。疾去。械獄中。已而士貞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人於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寧自知取怒之意否。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窘。無以自資。由是好與俠客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腰弓。往還太行道。日百餘里。一旦遇一年少。鞭駿驪。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崖巖萬仞。而日漸曠黑。遂力排之。墮於崖下。卽疾驅其驪。逆旅氏解其囊。得繒綺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至此。而及今二十七年。昨夕。君侯命與王公之宴。旣入而視王公之貌。乃吾曩所殺少年也。一拜之中。心懷慄惕。自知死於旦夕。今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爲我謝君侯。幸深知我。敢以身後爲託。有頃。士貞醉悟。急召左右往獄取李某首來。左右卽於獄中斬其首。以送士貞。士貞熟視而笑。旣而又與太守大飲於郡齋。酒酣。太守因歡甚。乃曰。某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寬不加罪。爲恩厚矣。昨夕副大使命某召他客。屬郡僻小。無客。不足奉歡宴者。切以李某善飲酒。故爲召之。而李某愚劣。不習禮法。有忤於明公。實余之罪也。今明公旣已誅之。宜矣。切有所未曉。敢問李某之罪何爲者。願得明公教之。且用誠於將來也。士貞笑曰。李生亦無罪。但一見之。卽忿然激吾怒。便有戕戮之意。今旣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再言。及

宴罷。太守密訪其年。曰：二十有七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貞生於王氏也。太守嘆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李生。





## 宣室志卷之四

汝南周氏子。吳郡人也。忘其名。家於崑山縣。元和中。以明經上第。調選得尉崑山。既之官。未抵邑數十里。舍於逆旅中。夜夢一丈夫。衣白衣。儀狀甚秀。而血濡其襟。若傷其臆者。既拜而泣。謂周生曰。吾家于林泉者也。以不尙塵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間。不幸值君之家。童有繫吾者。吾本逸人也。既爲所繫。心甚不樂。又縱狂犬噬吾臆。不勝其憤。願君子憫而宥之。不然則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謹受教。不敢忘。言訖而寤。心竊異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夢白衣人來曰。吾前以事訴君。幸君憐而諾之。然今尙爲所繫。願君勿易仁人之心。疾爲我解其縛。使不爲君家囚幸矣。周郎問曰。然則汝之名氏可得聞乎。其人曰。我鳥也。言已遂亡去。又明日。周生乃以夢語家童。且以事訊之。其家人因適野。遂獲一鷲。乃籠歸。前夕有犬傷其臆。周生卽命放之。是夕。又夢白衣人辭謝而去。

東平呂生。魯國人。家於鄭。其妻黃氏。病將死。告於姑曰。妾病且死。然聞人死當爲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夢告於姑矣。及其死。姑夢見黃氏來。泣而言曰。妾平生時無狀。今爲異類。生於鄭之東野叢木中。黯其翼。嗷其鳴者。是也。後七日。當來謁姑。願姑念妾平生時。無以異類見阻。言訖遂去。後果七日。有一鳥自東來。至呂氏家。止於庭樹。哀鳴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夢矣。汝無昧平素。直來吾之居也。其鳥卽飛入堂中。迴翔哀唳。僅食頃。東向而去。

汧陽郡有張女郎廟。上元中，有韋氏子客於汧陽，途至其廟，遂解鞍以憩。忽見廟宇中有二屐子在地上，生視之，乃結草成者，文理甚細，色白而製度極妙。韋生至收貯於囊中，既而別去。及至郡，郡守舍韋生於館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屐置於前而寢。明日已亡其所在，莫窮其處。僅食頃，乃於館亭屋瓦上得焉。僕夫驚愕，告於韋生，生卽命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于前。明日仍失其屐，復於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韋生竊謂僕曰：此其怪乎，可潛伺之。是夕，其僕乃竊於隙中窺之，夜將半，其屐忽化爲白鳥，飛於屋上。韋乃命取之，卒飛而去。

吏部侍郎韓昌黎公愈，自刑部侍郎貶潮陽守。先是，郡西有大湫，中有鰐魚，長者百尺，每一怒，則湫水騰溢，林嶺如震，民之馬牛有濱其水者，輒吸而噬之，一瞬而盡。爲所害者，莫可勝計。民患之有年矣。及愈刺郡，既至之三日，問民間不便事，俱曰：郡西湫中之鰐魚也。愈曰：吾聞至誠感神，昔魯恭宰中牟，雉馴而蝗避，黃霸治九江，虎皆遁去，是知政之所感，故能化鳥獸矣。卽命庭掾以牢醴陳于湫之傍，且祝曰：汝水族也，無爲生人患，將以酒沃之。是夕，郡西有暴風雷，聲震山郭，夜分霽焉。明日，里民視其湫，水已盡。公命使窮其跡，至湫西六十里，易地爲湫。巨鰐亦隨而徙焉。自是郡民獲免其患。故工部郎中皇甫湜撰愈神道碑序曰：刑部爲潮陽守，云峒獠海夷，陶然自化，鰐魚稻蟹，不暴民物，蓋謂此也。

唐柳州刺史河東柳宗元，嘗自省郎出爲永州司馬，途至荆門，舍驛亭中。是夕，夢一婦人，衣黃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在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倘獲其生，不獨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祿，益君壽。

爲將爲相。且無難矣。幸明君子一圖焉。公謝而許之。既寤。默自異之。及再寐。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稱。荆帥命將宴宗元。宗元既命駕。以天色尙早。因假寐焉。既而又夢婦人。嘖然其容。憂惶不暇。願謂宗元曰。某今之命。若縷之懸風中。危將斷而飄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幸疾爲計。不然。亦與敗縷皆斷矣。願君子許之言已。又祈拜。既告去。心亦未悟。宗元俛而念曰。吾一夕三夢婦人。告我辭甚懇。豈吾之吏有不平於人者耶。抑將宴者以魚爲我膳耶。得不捨之。亦吾是也。卽命駕詣郡。宴既而以夢話于荆帥。且召吏訊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黃鱗魚。將爲饌。今已斷其首。宗元驚曰。果昨夕之夢也。遂挈而投江中。然而其魚已死矣。是夕又夢婦人來。失其首。宗元益異之。

唐河東柳沂者。僑居洛陽。因乘春釣伊水。得巨魚。挈而歸。置于盆水中。先是。沂有嬰兒。始六七歲。是夕。沂夢魚以喙嚙嬰兒臆。沂悸然而寤。果聞兒啼。曰。夢一大魚咬其臆。痛不可忍。故啼焉。與沂夢合。沂異之。乃視小兒之臆。果有瘡而血。沂益懼焉。明旦。以魚投伊水中。且命僧轉經畫像。旬餘。兒之瘡始愈。沂自後不復釣。

宣城郡嘗塗民有劉成。李暉者。俱不識農事。常以巨舫載魚蟹鬻於吳越間。天寶十三年春三月。成與暉自新安江載往丹陽郡。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會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陸。時李暉往浦岸村舍中。獨劉成在江上。四顧雲島。間無人跡。忽聞舫中有連呼阿彌陀佛者。聲甚厲。成驚而視之。見一大魚自舫中振鬣搖首作聲。而呼阿彌陀佛焉。成且懼且悚。毛髮盡勁。卽匿身蘆中以聽之。俄聞舫中萬魚俱

跳躍呼佛。擊動地。成大恐。遽登舫。悉投羣魚於江中。有頃而李暉至。成具以告。暉怒曰。豎子安得妖妄乎。睡而罵者且久。成無以自白。卽用衣資酌其直。旣而餘百錢。易荻草十餘束。致于岸。明日遷於舫中。忽覺重不可舉。解而視之。得繒十五千。簽題云。償汝魚直。成益奇之。是日於瓜洲會羣僧食。併以繒施焉。時有萬莊者。自涇陽令退居瓜洲。備得其事。傳於紀述。

元和初。有進士陸喬者。好爲歌詩。人頗稱之。家于丹陽。所居有亭。沼號爲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坐。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爲人無及者。因請其名氏。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耳。喬驚起曰。某一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待談笑。旣而命酒。約曰。我平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吾友人范僕射雲。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常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吾將邀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頃之雲至。喬卽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此耶。約曰。吾慕主人能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謔。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此吾愛子也。少聰敏。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爲名焉。欲使繼吾學也。不幸先吾逝矣。今謁君。卽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爲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臺城。因相與感舊。援筆立成。甚有可觀者。諷之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諠闐。夜月琉璃水。春風柳色天。傷時與懷古。垂淚國門前。喬歎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文選。見其編錄詩句。皆不拘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爲律詩。青箱之詩。

乃効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爲之。是爲今體。亦何訝乎。雲又謂約曰。昔我與君及玄暉。彥昇俱遊於境陵之門。日夕笑語。虛博。此時之權。不可追矣。及蕭公禪代。吾與君俱爲佐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憂惕。無曩日之歡矣。諸葛長民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此言豈虛語哉。約亦吁嗟久之。雲又歎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不悲乎。旣而謂雲曰。吾嘗爲蔡公。郢州記室。夢一人告我曰。君後位當至端揆。然終不及台司。及吾爲僕射。尙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雲謂約曰。可返矣。因相與歸。謂喬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載。喬送至門。行未數步。俱亡所見。喬以事告於親友。後歲餘。李錡反。又一年而喬卒。

元和長慶間有郭燾者。嘗爲鄂州武昌尉。與沛國劉執謙友善。二人每相語。常恨幽明不相通。約先歿者。當來告。後執謙卒。數月。燾居華陰。一夕獨處。聞戶外嗟吁。久而言曰。郭君無恙。燾聆其音。知執謙語也。曰。可得一面否。曰。去燭與子談耳。燾卽撤燭。引其袂而入。與同榻話舊歷然。又言冥途罪福甚詳。不可欺。夜旣分。燾忽覺有穢氣發於左右。須臾不可近。卽以手捫之。訝其軀甚大。不類執謙。燾有臂力。知爲他恠。因攬其袂。以力加之。牢不可動。掩鼻而臥。旣而告去。燾伴與語留之。將曉。求去愈急。曰。將曙矣。不遣我。禍且及子。燾不答。頃之。遂不聞語。俄天曉。見一胡人長七尺餘。如卒數日者。時當暑。穢不可近。卽命棄去郊外。忽有里人數輩望見。疾來視之。驚曰。是吾兄也。亡數日矣。昨夕忽失所在。乃求屍而返。長慶中。裴度爲比都留守。有部將趙姓者。病熱且甚。其子煮藥於室。旣置藥於鼎中。欲搆火。趙見一黃衣

人自門來止於藥鼎傍挈一囊囊中有藥屑其色潔白如麥粉狀已而置屑於鼎中而去趙告其子曰豈非鬼乎是欲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藥趙見向黃衣者再至又致藥屑於鼎中趙惡之命棄去復一日晝寢其子又煮藥藥熟而趙寤遂進以飲之越數日果卒

李光顏居守北都時有部將成少儀者其子曰公達嘗夢一白衣曰地府使我召汝公達拒之使者曰冥官遣召一屬龍人汝既屬龍何以逃公達曰某非屬龍者君何爲見誣使者稍解顧曰今舍汝歸當更召屬龍者公達驚寤具以夢白於少儀少儀有卒十餘常在其門至明日一卒無疾而卒少儀因訊其生平其父曰屬龍果公達之所夢也

董觀太原人善陰陽占候之術元和中與僧靈習善僧適吳楚間靈習道卒觀亦歸并州寶曆中觀遊邠江至泥陽郡舍于龍興寺堂宇宏麗有經數百函觀遂留止將期盡閱乃還先是院之東廡北室空而扁籬觀因請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異觀少年恃氣乃曰某願得之遂居焉旬餘一夕未寢輒有胡人十數挈樂持酒歌笑其中旁若無人如是數夕觀雖懼尚不言於寺僧一日經罷時以曠黑觀怠甚閉室而寢未熟忽見靈習在榻前謂觀曰師行矣觀驚且悲曰師鬼也何爲而至習笑曰吾子運窮數盡故我得以俟子卽牽觀袂去榻觀迴視見其身尙偃如寢熟乃歎曰嗟乎我家遠父母尙在今死此誰蔽吾屍耶習曰何吾子言之失而寢之深乎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能運手足善視聽而已此精魄扶之使然非自爾也精魄離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爲視聽不能施雖六尺之

軀安所用乎。子寧足念。觀謝之。因問靈習。嘗聞我教中有陰去身者。孰爲耶。習曰。吾子將謂死未得更生也。遂與偕行。其所向雖關鍵甚嚴。輒不相礙。於是出泥陽城西去。其地多草。葺密紅碧如毳毼狀。行十餘里。至一水。廣不數尺。流而西南。觀問習。習曰。此俗所謂柰河。其源出於地府。觀卽視其水。皆血而腥穢不可近。又見岸上有冠帶袴襦。凡數百。習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趨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餘。草木蒙蔽。廬舍駢接。習謂觀曰。與君俱往彼。君生南城。徐氏爲次子。我生北城。侯氏爲長子。生十年。當重與君舍家歸釋氏。觀曰。吾聞人死當爲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無大過。然後更生人間。今我死未盡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與世人無異。脫不爲不道。寧桎梏可及身哉。言已。習卽褰衣躍而過。觀方攀岸將下水。豁然而開。廣丈餘。觀驚惕惶惑。忽有人牽觀者。回視其人。盡體其毛。狀若獅子。其貌卽人也。觀謂曰。師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閱大藏經。宜疾還。不可久。遂持觀臂。急於東南指郡城而歸。至數里。又見一人。狀如前。召觀者。大呼曰。可馳去。將無及。頃之。遂至寺。時天已曉。見所居室有僧數十。擁其門。視己身在榻。二人排觀入門。忽有水自上沃其體。遂寤。寺僧曰。觀卒一夕矣。於是以其事語僧。後數日。於佛宇中。見二土偶神像。爲左右侍。乃觀前所見者。觀因誓心。精思誦閱藏經。雖寒暑不少惰。凡數年而歸。時寶曆二年五月十五日也。會昌中。詔除天下佛寺。觀亦斥去。後至長安。以占候遊公卿間。言事往往奇中。嘗爲沂州臨沂縣尉。今在京師。聞其事於觀云云。

吳郡任生者。善視鬼。廬於洞庭山。貌若似童兒。吳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寶曆中有前崑山尉楊氏子僑。

居吳郡嘗一日里中三四輩相與泛舟俱遊虎丘寺時任生在舟中具話及鬼神事楊生曰人鬼殊途故不得而易見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識耳我獨識之乃顧一婦人衣青衣擁嬰兒步於岸生指謂曰此鬼也其擁者乃嬰兒魂也楊生曰然則汝何以辯其爲鬼耶生曰君第觀我與語卽厲聲呼曰爾鬼也何竊人之子將安往乎婦人聞而驚懼疾回步未十數遽無見矣楊生且嘆且異及曉還去郭數里岸傍一家陳齋設供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任與楊往問其故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嬰兒暴卒今則甦矣故設齋以謝遂命出嬰兒以視則與鬼婦所擁者無異諸客皆驚嘆久之謂任生曰先生真有術者若曰以神合用以用合神則吾得而知之矣

安定胡憑家于河東郡以文學知名大和七年春登進士第時賈餗爲禮部侍郎後二年文宗皇帝擢餗相國事是歲冬十一月京師亂餗與宰臣涯已下俱遁去有詔捕甚急時中貴人仇士良護左禁軍命步將執兵以窮其迹部將謂士良曰胡憑受賈餗恩今當匿於憑家願得驍健士五百環其居而取之士良可其請於是部將擁兵至憑門召憑出廳諭之曰賈餗在汝家汝宜立出不然與餗同罪憑度其勢不可以理辨則抗詞拒之部將怒執詣士良所士良使戮於轅門之外時憑弟湘在河東郡居是日湘與家人見一人無首衣綠衣有血污濡之跡自門而入步至庭湘大恐命家僮逐之遽不見越三日而凶問至



# 宣室志卷之五

榮陽有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趨捷聞。家于鞏雒之郊。嘗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馳健馬獨驅田野間。去其居且數十里。會天暮。大風雨。生庇於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夕矣。迷失道路。縱馬行。見道傍有門宇。乃神廟也。生以馬繫門外。將入屋中。忽慄然心動。卽匿身東廡下。聞廟西空舍中。宰宰然。生疑其爲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衣短。後皂衣。負囊仗劍。自空舍中出。旣而倚劍揚言曰。我盜也。爾非盜乎。鄭生曰。吾家于鞏雒之郊。向者獨驅田間。適遇大風雨。迷而失道。故匿身於此。仗劍者曰。子旣不爲盜。得無害我之意乎。且我遁去。道必經東廡下。願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於豎子矣。先是。生常別以一弦。寘袖中。旣解弦。投於劍客前。密以袖中弦繫弓上。賊旣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生。以滅口。急以矢繫弦。賊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爲害。爾何爲疑我。賊再拜謝。生卽去。西廡下以避之。賊旣去。生懼其率徒再來。於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於庭。問之。婦人曰。妾家於村中。爲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裝。遂殺妾空舍中。棄其屍而去。幸君子爲雪其冤。又曰。今夕當匿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其屍。卽馳至洛。具白於河南尹鄭叔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於田橫墓中。

樊宗諒爲密州刺史。時屬邑有羣盜縱橫。入里中。毗殷氏家。掠奪金帛。戕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

急。月餘不獲。有鉅鹿魏南華者。寓居齊魯之間。家甚貧。宗諒命攝司法掾。一夕。南華夢數人皆被髮列訴於南華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願明公雪其冤。南華曰。殺汝者爲誰。對曰。某所居東十里。有姚姓者。乃賊之魁也。南華許諾。驚寤。數日。宗諒謂南華曰。盜殺吾叱且一月矣。莫窮其跡。豈非吏不奉職乎。爾爲司法官。第往驗之。南華馳往。未至。忽見一狐起於路傍深草中。馳入里人姚氏所居。譟而逐者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錘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羣盜劫殷氏財也。卽召姚氏子訊其所。自目動詞訥。卽收劾之。果盜之魁也。自是盡擒其支黨。且十輩。其狐雖匿於穴中。窮之卒無所見也。豈非冤魂之所假歟。時大和中也。

蘭陵蕭逸人。亡其名。嘗舉進士下第。還楚讀書。退居潭水上。從道士學神仙。因絕粒吸氣。每日柔榻支體。冀延其壽。積十年餘。髮盡白色。枯而背僂。齒有墮者。一旦引鏡自視。勃然發怒。且曰。吾棄聲利。隱身田野間。絕食吸氣。冀得長生。今亦衰瘠如是。豈我之心哉。卽遷居鄴下。學商人逐什一之利。凡數年。費用大饒。爲富家。後因治園屋發地。爲物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逸人得之。驚曰。豈非禍之芽。且吾聞太歲所在。不可與土事。脫有犯者。當有修肉出其下。固不祥也。今果有。奈何。然吾聞得肉食之。或可以免。於是烹而食。味甚美。食且盡。自是逸人聽視聰明。狀貌愈少。而髮之禿者盡黦。然而長矣。其齒之墮者亦駢然而生矣。逸人默自奇異。不敢告於人。後有道士至鄴下。逢逸人。驚曰。先生嘗餌仙藥乎。何神氣清悟如是。道士因診某脉。久之。又曰。先生嘗食靈芝矣。夫靈芝狀類人手。肥而且潤。色微紅者。是也。

逸人悟其事以告道士賀曰。先生之壽可與龜鶴齊矣。然不宜居塵俗間。當退休山林。棄人事。神仙可致矣。逸人喜而從其語。遂去。竟不知其所在。

東洛有故宅。其堂與軒級甚宏峙。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鍵之。且久。故右散騎常侍范陽盧虔。貞元中爲御史。分察東臺。嘗欲質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奇。不可居處。曰。吾自能弭之。後一夕。虔與從吏同寢其堂。命僕使盡止於門外。從吏勇悍善射。於是執弓矢坐前軒下。夜既深。聞有扣門者。從吏即問之。應曰。柳將軍遣某送書與盧侍御。虔不應。已而投一書。軒下字若濡筆而書者。點畫纖整。虔命從吏讀其字云。吾家於此有年矣。堂與軒級皆吾之居也。門神戶靈皆吾之隸也。而君突入吾舍。豈其理耶。假令君之舍吾入之可乎。旣不足懼。寧不愧於心耶。君速去。勿招敗亡之辱。讀旣畢。其書飄然四散。若飛燼之狀。俄又聞有言者。柳將軍願見盧侍御。已而有厲至。身長數十尋。於庭手執一瓢。其從吏即引滿而發。中其所執。其厲遂退。委其瓢。久之又來。俯軒而立。俛其首且窺焉。貌甚異。從吏又射之。中胷。其厲驚若有懼。遂東向而去。至明。虔命窮其跡。至宅東隙地。有柳高百餘尺。有一矢貫其上。所謂柳將軍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無恙。復歲餘。因重構堂宇。於屋瓦下得一瓢。杓長丈餘。有矢貫其柄。卽將軍所執之瓢也。

大和中。有江夏從事某。其官舍嘗有怪異。每夕見一巨人。身盡黑。甚光。見之卽悸而病死。後有許元長者。善視鬼。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召。後一夕。元長坐於堂西軒下。巨人忽至。元長出一符飛之。中其臂。劈

然有聲。遂墮於地。巨人卽去。元長視其墮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謂元長曰。堂之東北隅有枯樹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卽往視之。見其樹有枝稍折者。果巨人所墮臂也。卽伐而焚之。宅遂無怪。

扶風竇寬者。家於梁山。太和八年秋。寬自大理評事解縣權鹽使判官罷職退歸。因治園屋。命家僮伐一樹。旣伐。見有血成沼。滂然注地。食頃而盡。寬異之。具知爲怪。由是閉門絕人事。至明年冬十一月。鄭注、李訓反。寬與注連。遂誅死於在禁軍中。

有厲泉縣民吳偃者。家于田野間。有一女十餘歲。一夕忽失去。莫知所往。後數日。偃夢其父謂偃曰。汝女今在東北隅。蓋木神爲祟。偃驚而寤。至明日。卽於東北隅窮其跡。果聞有呻吟之聲。偃視之。見其女在一穴內。口甚小。然穴中寬敞。傍有古槐木。盤根甚大。於是挈之而歸。然兀若沉醉者。會有李道士。偃請符術呵禁。其女忽瞬而語曰。地東北有槐木。木有神。引某自樹空腹入地下穴內。故某病。於是伐其樹。後數日。女病始愈。

有董觀者。嘗爲僧。居於太原佛寺。太和七年夏。與其表弟王生。南遊荆楚。後將入長安。道至商於。一夕舍山館中。王生旣寐。觀獨未寢。忽見一物出燭下。旣而掩其燭。狀類人手。但指則細。視燭影外。若有物。觀急呼王生。生起。其手遂去。顧謂王曰。慎無寢。魅當再來。因持挺而坐伺之。良久。王生曰。魅安在。兄妄矣。卽就寢。頃之。有一物長五尺餘。蔽燭而立。無手及面目。觀益恐。又呼王生。生怒不起。觀因以挺搵其首。其軀若草所縮。挺亦隨其中而入。力取不可得。俄而退去。觀慮其又來。迨曉不復寢。明日訪館吏。吏曰。

此西數里有古杉常爲魅疑卽所見也卽與觀及王生往尋果見古杉有挺貫其枝柯間吏曰人言此爲妖且久未嘗驗其真今則信矣急取斧盡伐去之

晉陽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貞元中有鄧珪者寓居于寺是歲秋與客有數輩會宿旣闔扉後忽見一手自牖間入其手色黃而瘦率衆視之俱慄然獨珪無所懼及聞牖間有吟嘯之聲珪知其怪耳訊之曰汝爲誰對曰吾隱居山谷有年矣今夕從風月之遊聞先生在此故來奉謁誠不當列先生之席願得坐牖下聽先生與客談足矣珪許之旣坐與客談笑極歡久之告去將行謂珪曰明夕當再來願先生無擯旣去珪與諸客議曰此必鬼也不窮其跡且將爲患於是緝絲爲緡數百尋候其再來必縛之明夕果來又以手出於牖間珪卽以緡係其臂牢不可解聞牖間云何罪而見縛其義安在得無悔耶遂引緡而去至明日珪與諸客俱窮其跡至寺北百餘步有蒲萄一株甚蕃茂而緡係其枝有葉類人手果牖間所見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怪遂絕矣

靈石縣南嘗夢中有妖怪由是里中人無敢夜經其地者元和初董叔經爲河西守時有彭城劉皂假孝義尉皂頃嘗以書謁董怒甚遂棄職入汾水關夜至靈石南逢一人立於路傍其狀絕異皂馬驚而墮久之乃起其路傍立者卽解皂衣袍而自衣之皂以爲刼不敢拒旣而西走去近十餘里至逆旅因而述其事逆旅中人曰邑南夜中有妖怪固非賊爾明日有自縣南來者謂皂曰縣南野中有蓬蔓狀類人披一青袍不亦異乎皂往視之果己之袍也里中人始悟爲妖者乃蓬蔓耳由是盡焚之其後妖亦

絕。

唐興平之西有梁生別墅其後園有梨木十餘株太和四年冬十一月新雪霽後其梨忽有花發芳而且茂梁生甚奇之以爲吉兆有韋氏謂梁生曰夫木以春而榮冬而悴固其常矣今反是可謂之吉兆乎生聞之不憚月餘梁生父卒

天寶中有趙生者其先以文學顯兄弟四人俱以進士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讀書然不能分句詳義由是年壯尚不得爲郡貢常與兄弟友生會宴盈座朱綠相接獨生白衣甚爲不樂及酒酣或嘲之生益慚且怒後一日棄其家遁去隱晉陽山葺茅爲舍生有書百餘篇笈而至山中晝習夜思雖寒暑切肌食粟襲苧不憚勞苦而生蒙庸力愈勤而功愈小生息孳如卒不易其志厥後旬餘有翁衣褐來造之因謂生曰吾子居深山中讀古人書豈有志於祿仕乎雖然學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詳義何蔽滯之甚耶生謝曰僕不敏自度老且無用故居深山讀書自悅雖不能達其精微然必欲終於志業不辱先人又何及於祿仕乎翁曰吾子志趣甚堅老夫雖無所能誠有補於君耶幸一訪我耳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子家於山西大木之下言竟忽亡所見生恠之以爲妖遂徑往山西尋其跡果有椹樹蕃茂生曰豈非段氏子乎因持錡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甚肖所遇翁之形生曰吾聞人參能爲怪者又可愈疾遂淪而食之自是醒然明悟所覽書自能窮奧後歲餘以明經及第歷官數任而卒

寇天師謙之後魏時得道者也常刻石爲記藏於嵩山之上上元初有洛川郃城縣民因採藥於山得之

以獻。縣令樊文言於州。州以上聞。高宗皇帝詔藏於內府。其銘記文甚多。奧不可解。畧曰。木子當天下。又曰。止戈龍。又曰。李代代不可移宗。又曰。中鼎顯真容。又曰。基千萬歲。所謂木子當天下者。蓋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龍者。言天后臨朝也。止戈爲武。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謂中宗中興。再新天地。中鼎顯真容者。實中宗之廟諱。真爲睿聖之徵證。得不信乎。基千萬歲者。基。玄宗名也。千萬歲。蓋曆數久長也。後中宗立極。樊文男欽貢以石記本上獻。上命編於國史。

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不狎俗。常閉門絕人事。生而敏悟。周知天文曆象。窮冥索玄。後以壽終。墓於解梁之野。開元中。天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鹽田。剗室廬。潰丘墓甚多。解梁人皆病之。旣至。衛先生墓前後。其地得一石。刻字爲銘。蓋先生之詞也。其銘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狀言之於師度。師度異其事。歎而久之。顧謂僚吏曰。衛先生真奇士也。卽命工人遷其河遠先生之墓。數十步。

開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千數。郡以狀聞。玄宗詔侍御史卽載往巡視之。載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古墓。水潰而穴出。公念之。命工遷其骸於高原。旣發墓。得一石。鑿而成文。蓋誌其墓也。誌後。有銘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詞。銘曰。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爲泉。賴逢卽侍御。移我向高原。載覽而異之。因梭其年。果千歲矣。

泉州之南有山焉。其山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測。周十餘畝。中有蛟鱷。常爲人患。人有誤近或馬牛

就而飲者。輒爲吞噬。泉人苦之有年矣。由是近山居者。咸挈引妻子。徙去他郡。以逃其患。元和五年。一夕。聞南山有雷震暴。聲聞數百里。若山崩之狀。一郡驚懼。里人泊牛馬。雞犬俱失聲。仆地。汗流被體。屋瓦交擊。木樹顛拔。自戌及子。雷電方息。明旦往視之。其山摧劈。石壁數百仞。殆盡。俱墮其潭。潭水溢流。注滿四野。蛟鱷之血。遍若玄黃。而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郡中士庶。無能知者。自是居人無復患矣。懼者俱息。遷者亦歸。結屋架廬。接比其地。郡守因名其地爲石銘里。蓋因字爲名。且識其異也。後有客於泉者。能傳其字。持至東洛。時故吏部侍郎韓愈。自尙書郎爲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詔赤黑示之。鱷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然則詳究其義。似上帝責蛟鱷之詞。令戮其害也。其字則科斗書。故泉人無有識者矣。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帥吳少誠死。子元濟拒命。詔鄰淮西者。以兵四面攻之。凡數年不克。十三年。召丞相晉國公裴度。將兵擊焉。度旣至。因命封人深池濠。且發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蟲文字。爲銘。封人得之以獻度。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鷄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度得之。以示從事。令辯其義焉。咸不能究。度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吳元濟逆天子之命。縱狂兵爲反謀。賴天子威聖與丞相德。合今日逆豎成擒矣。敢賀丞相功。度驚訊之。對曰。封人得石銘。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綠綠者。言吳少誠由行間一卒。遂擁十萬兵。爲一方帥。且喻其榮也。鷄未肥者。言無肉也。夫以肥去肉。爲已字也。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爲酉字也。障車兒郎。謂兵革之士也。且縮者。謂直



退守其所也。推而言之，則已酉日當尅也。苟未及期，則可俟矣。度喜，顧左右曰：「卒辯者也，歎而異之。是歲冬十月，相國李愬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盡誅反者。度因校其日，果己酉焉。於是度益奇卒之辯，擢爲裨將。」

東陽郡濱於浙江，有山迴迴數百里，江水曲而環焉，迂滯舟楫，人頗病之。常侍敬昕，大和中出守，其山一夕雲物曠晦，暴風雷電，動蕩室廬，江水騰溢，莫不惶惑。迨曉方霽，人往視之，已劈而中分，相遠數百步，引江流直而貫焉。其環曲處悉填以石，遂無縈繞之患。



## 宣室志卷之六

平盧從事御史辛神邕。太和五年冬。以前白水尉調集於京師。時有傭者劉萬金。與家童自勤同室而居。自勤病數月將死。一日萬金出自勤。偃於榻。忽有一人紫衣危冠廣袂。貌枯瘠。巨準修髯。自門而入。至榻前。謂自勤曰。汝宜強起。疾嘗間矣。於是扶自勤。負壁而坐。先是室之東垣下有食案。列數器。紫衣探袖中。出一掬物。狀若稻實而色青。卽以十餘粒置食器中。謂自勤曰。吾非人間人。今奉命召萬金。萬金嘗食此而死。爾勿泄吾言。不然則禍及矣。言訖遂去。是日萬金歸。臉赤而喘。口曰。我以腹虛熱上。殆不可治。卽就其器而食。食且盡。自勤之疾隨愈。萬金果卒。

晉昌唐燕士。好讀書。隱于九華山。嘗日晚。天雨霽。燕士步月上山。夜旣深。有羣狼擁於道。不得歸。懼旣甚。遂匿於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紗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澗而來。吟步自若。佇立且久。乃吟曰。澗水潺潺聲不絕。溪隴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歸。長時惟對空山月。燕士常好爲七言詩。頗稱於時人。聞此驚歎。將與之言。未及而沒。明日燕士歸。以貌問里人。有識者曰。是胡氏子。舉進士。善爲詩。卒數年矣。

郭鄴罷樺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華。困甚。罔饜間常有一物如猿獍。衣青碧。出入寢輿。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與鄴俱往。所造詣如礙荆棘。親友見之。俱若讎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數年竟

莫能絕。一日忽來告別去。某等承君厄運。不相別者久。今則候晚而行。無復至矣。邛既喜其去。遂問所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爾。今吾之所詣。乃勝業坊富人王氏。將往散之。邛曰。彼之聚歛豐盈。何以遽散。云先得計於安品子矣。曉鼓忽鳴。遂失所在。邛既與盥櫛。便覺愁憤開豁。試語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旬。見宰相面白。遂除通事舍人。邛有表弟張生者。爲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好奇。聞之未之信也。知勝業王氏隸左軍。自是常往伺之。王氏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妓樂。端麗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回其意。一日與賓朋過鳴珂曲。有婦人靚粧立於門首。王生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置酒爲歡。張生預焉。訪之。卽安品子之弟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王生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輿輦資貨。日輸其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

有梁瑋者。開成中。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商山。舍於館亭中。時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霽。風月高朗。瑋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見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朱綠。徐步而來。至庭中。且吟且賞。從者數人。環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膽氣。因降階揖之。三人亦無懼色。自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史。卽命席坐於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於此。因呼其僮玉山。往取酒。既至。環席遞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風月。況嘉賓在席。不可無詩也。因命題聯句。以詠秋物。步兵卽首爲之。曰。秋月圓如鏡。蕭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瑋曰。秋雲輕比絮。以至諸葛長史。默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爲事。長史沉吟。乃曰。秋草細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則拙矣。何太遲乎。長史曰。此中郎過耳。爲僻韻而滯捷才。既而中郎又曰。良會不可無酒。佐歡。命

玉山召蕙娘來。玉山去。頃之。有一美人。鮮衣。自門步入。笑而拜坐客。諸葛長史戲謂女郎曰。汝自赴中郎召爾。與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爲衆人來乎。步兵曰。安用自明。不若歌以送長史之酒。蕙娘起曰。願歌鳳樓之曲。卽歌之。清音怨慕。環聽之忘倦。久而歌闕。中郎又歌一曲。旣終。曰。山光漸明。願更綴一篇以盡歡也。中郎曰。山樹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向者僻韻。信中郎過。今願以此以觀捷才耳。長史應曰。山天遙歷歷。一坐大笑。遲不如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長史色不能平。次至環曰。山水急湯湯。中郎泛言賞之。乃問環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環曰。將舉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爲詩哉。環因怒叱之。長史亦奮袂而起。坐客驚散。遂失所在。而盤盃亦亡見矣。環自此被疾。恍惚往往夢中郎步兵來。心甚惡之。後至長安。遇術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絕矣。

廣陵有官舍。地步數百。制度宏麗。相傳其中爲鬼所宅。故居之者一夕卽暴死。鑿閉累年矣。有御史崔某官於廣陵。至。開門曰。妖不自作。我必居之。豈能爲祟耶。卽白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僕者盡居他室。而吾寢於堂。夜已半。惕然而寤。衣盡濡濕。卽起。見己之臥榻在庭下。却寢未食頃。其榻又遷於庭。如是者三。崔曰。我謂天下無鬼者。今則果有矣。卽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聞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當各安其居。豈害生人耶。雖苟以形見以聲聞者。是其負冤鬱而將有訴者。或將求一飯以祭者。則現於人。而人自驚悸以死。固非神靈害之也。吾今遇汝。汝無畏。若真有所訴。當爲我言。可以副汝託。雖湯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聞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誠不當以鬼干人。直將以深誠奉告。崔曰。

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兄弟三人，俱未笄而歿。父母葬我於郡城之北久矣。其後府公於此浚城池，名御城屋，工人伐我封內樹，且盡。又徙我於此堂之東北隅，使羈魂不寧，無所棲託。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語其冤。儻君以仁心爲我棺斂，葬於野外，其恩之莫大者矣。已而涕泣嗚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後所居者皆欲訴其事，自是居人驚悸而死。某本女子，非有害於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雖然，如何不我見耶？鬼曰：某鬼也，豈敢以幽晦之質而見君子乎？既諾我之請，雖處冥昧中，亦當感君子恩，豈可徒然而已？言訖告去。明日，召工人於堂東北隅發之，果得枯骸，葬於禪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謂之三女墳，自是其地獲安矣。

大曆中有呂生者，自會稽上虞尉調集於京師。既而僑居永崇里，嘗一夕，與其友數輩會食於其室，食畢將就寢，俄有一嫗，容服潔白，長二尺許，出於室之北隅，緩步而來，其狀極異，衆視之，相向大笑。其嫗漸迫其榻，且語曰：君有會，不能一食耶？何待吾之薄歟？呂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見，且驚且異，莫知其來也。明日，生獨寤於室，又見其嫗在北隅下，將前且退，惶惶然若有所懼。生又叱之，遂沒。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將至，吾不除之，必爲吾患，不朝夕矣。卽命以一劍寘於榻下。是夕，果自北隅徐步而來，顏色不懼。至榻前，生以劍揮之，其嫗忽上榻，以臂搵生胸，右餘躍於左右，舉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嫗忽上榻，復以臂搵生，生遽覺一身盡凜然，若霜被於體。生又以劍亂揮，俄有數嫗亦隨而舞焉。生揮劍不已，又爲十餘嫗，各長寸餘，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環走四垣，生懼甚，計不能出，中有一嫗

謂書生曰。吾將與合矣。君且觀我言已。遂相望而來。俱至榻前。翕然而合。又爲一媼。與前見者不異。生懼益甚。乃謂曰。爾爲何怪。而敢如是。撓生人耶。當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將以神術制汝。汝又安能爲祟耶。媼笑曰。君言過矣。果有術士。欲願見之。吾之來戲君耳。非敢害也。幸君無懼。吾亦還其所矣。言畢。遂退於北隅而沒。明日。生以事語於人。有田氏子者。善以符術祛除怪魅。名聞長安中。見說喜躍曰。是吾事也。去之。若以瓜壓蟻爾。今夕願往君舍伺焉。至夜。生與田氏子俱坐於室。未幾而媼果又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媼揚然其色不顧。左右徐步而來去者久之。謂田生曰。非君之所知也。其媼忽揮其手。墮於地。又爲一媼甚小。忽躍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驚曰。吾死乎。媼謂生曰。吾比言不爲君害。君不聽。今田生之疾。果如何哉。雖然。媼等亦將成君一富耳。言畢又去。明日。有謂呂生者。宜於北隅發之。可見矣。生喜而歸。命家僮於其所沒處窮之。下至丈餘。得一瓶。可受斛許。貯水銀甚多。生方信其媼乃水銀精也。田生竟以寒慄而卒。

宋順帝昇明中。荊州刺史沈攸之。廐中羣馬。輒躑蹋驚嘶。若見他物。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系腹。直從外來。圍者具言其狀。攸之使人夜伏櫪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廐門猶閉。計其踪跡。直入閣內。時人見者。咸謂爲粧奩間物。沈有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絲繩穿之。至暮。輒脫置枕邊。嘗夜有時失去。曉時復口。試取視之。見蹄下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

馮翊嚴生者。家于漢南。嘗遊峴山。得一物。其狀若彈丸。色黑而大。有光。視之潔徹。若輕冰焉。生持以示於

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彈珠名之。常寘于席中。其後生遊長安。晚於春明門逢一胡人。叩馬而言。衣囊之中有奇寶。願得一見。生卽以彈珠示之。胡人捧之而喜。躍曰。此天下之奇貨也。願以三十萬爲價。生曰。此寶安所用乎。而君厚其價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國人。此乃吾國之至寶。國人謂之清水珠。若置於濁水。冷然洞徹矣。自亡此寶。且三載。吾國之井泉盡濁。國人俱病。於是我等越海踰山。來中夏求之。今果得於子矣。胡人卽命注濁水於缶。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澹然清瑩。纖毫可辨。生於是以珠與胡。獲其厚價而歸。

杜陵韋弁。字景照。開元中。舉進士第。寓遊於蜀。蜀多勝地。會春末。弁與其友數輩。爲花酒宴。雖夜不息。一日。有請者曰。郡南去十里有鄭氏亭。亭起花中。眞塵外境也。願偕往。弁聞其說。喜甚。遂與俱。南行十里。得鄭氏亭。撐空危巖。四峙門。因花關。砌用煙蟲。弁望之。不暇他視。眞所謂塵外境也。使者揖弁入。旣入。見亭上有神仙十數。皆極色也。凝立若佇。半掉雲袂。飄飄然其狀。列左右者亦十數。紋繡杳眇。代不可識。有一人望弁而語曰。韋進士來。命左右請上堂。斜攔層幕。旣上。且拜。羣仙喜曰。君不聞劉阮事乎。今日亦如是。願奉一醉。將盡春色。君以爲何如。弁謝曰。不意今日得爲後世劉阮。幸何甚哉。然則此爲何所。女郎亦何爲者。願一聞之。羣仙曰。我玉清之女也。居於此久矣。此乃玉清宮也。向聞君爲下第進士。寓遊至此。將以一言奉請。又懼君子不願。且貽其辱。是以假鄭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雖然。此仙府也。惟虛不可久滯。世間人。若居之。固無損耳。幸不以爲疑。卽命酒樂宴亭中。絲竹盡舉。飄飄然凌



玄越冥不爲人間之聲。日晚酒酣。羣仙曰。吾聞唐天子尙神仙。吾有新樂一曲。名紫雲。願授聖王。君唐人也。爲吾傳之。一進可乎。曰。弇一儒也。在長安中徒爲區區。於塵土間望天子門且不可見。況又非知音者。如是則固不爲耳。羣仙曰。君旣不能。吾將以夢傳於天子。是可矣。事具靈仙篇曰。吾有寶三焉。將以贈君。能使君富敵王侯。君其將余受之。乃命左右出其寶。始出一盃。其色碧。而光瑩洞徹。願謂弇曰。碧瑤盃也。又出一枕。似玉微紅。蕤枕也。又出一小函。其色紫。亦似玉。而瑩徹則過之。曰。紫玉函也。已而皆授弇。弇拜謝而出。然行未及一里。回望其亭。茫然無有。弇異之。亦竟不知何所也。遂挈其寶還長安。明年下第。東遊至廣陵。因以其寶集於廣陵市。有胡人見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寶也。雖千萬年人無得者。君何得而有。弇以告之。因問曰。此何寶乎。乃玉清宮三寶也。遂以數千萬爲直而易之。弇由是連甲第。居廣陵中爲豪士。竟卒於白衣也。

扶風縣之西南有三寶村。故老相傳云。建村之時。有胡僧謂村人曰。此地有寶氣。而今人莫得之。其啓發將自有時耳。村人曰。是何寶也。曰。此交趾之寶。數有三焉。故因以三寶名其村。蓋識其事。開成元年春。村中民有夜夢一丈夫者。黑簪幘。被廣袂於體。腰佩長劍。儀狀峻古。謂民曰。吾嘗仕東漢。當光武時。與飛將馬公同征交趾。嘗得南人之寶。其後馬公遭謗。以爲多掠南寶。盡載以歸。光武怒。將命籍其家。吾懼及禍。故埋於此地。言未訖而寤。民卽以所夢具告于隣伍中。是歲仲夏之夕。雲月陰晦。有牧豎望見西垣下炯然有光。若曳練焉。久而不滅。牧豎驚告其父。卽馳往視之。其光愈甚。至明夕亦然。於是里

人數輩夜尋其光俯而觀之其光自土而出若焰薪火里人乃相與植表以識之又明日攜鍤直窮表之下深約丈餘得一金龜長二寸許製度奇妙代所未識又得寶劍一長二尺有四寸又得古鏡一徑尺餘皆塵跡蒙然里人得之遂持以詣縣時縣令沛國劉隨得之發矚其劍澹然若水波之色雖利能切玉無以加焉其長二尺四寸者蓋古以八寸爲尺乃古三尺其鏡背文跡繁會有異獸環繞鏡鼻而年代綿邈形理刑缺乃命磨瑩其清若水之潔澈真天下之奇寶也縣令劉君曰此爲古之珍翫宜歸王府可與天球和璧焜耀于上庠遂緘膠其事聞岐陽帥願表獻天子時陳君亦節度岐隴得而愛之因有其寶由是人無知者

安南有玉龍膏南人用之能化銀液說者謂此膏不可持北來苟有犯者則禍且及矣大和中韓約都護安南得此膏及還遂持以歸人有謂曰南人傳此膏不可持以北而公持去無有悔於後耶約不聽卒以歸焉後約爲執金吾是歲京師亂約以附會鄭注竟赤其族豈玉龍膏之禍所歸乎由是南去者不敢復持以北也

陳蔡間有民竹季貞者卒十餘年矣後里人趙子和亦卒數日忽寤卽起馳出門其妻子驚前訊之子和曰我竹季貞也安識汝今將歸吾家旣而語音非子和矣其妻子隨之至季貞家見子和來以爲狂疾罵而逐之子和曰我竹季貞卒十一年今乃歸何拒我耶其家人聆其語音果季貞也驗其事又季貞也妻子俱駭異請之季貞曰我自去人世迨今且一紀居冥途中思還省妻孥不一日相忘然冥間每

三十年卽一逝者再生。使言罪福。昨者吾啓請案據。得以名聞冥官。願爲再生者。旣而冥官謂我曰。汝宅舍久壞矣。如何。案據白曰。季貞同里趙子和者。卒數日。願假其殼還季貞之魂。冥官許之。卽遣使送我於趙氏之舍。我故得歸。因話平昔事。歷歷可聽。妻子方信而納之。自是季貞不食酒肉。衣短麤衣。行乞陳、蔡、汝、鄭間。縉帛隨以修佛像。施貧餓者。後還家。至今尙存。



# 宣室志卷之七

黑山之陰。有李衛公廟。寶曆中。張惟清都護。單于。其從事盧立。嘗夢一人。頰長黑衣。告立曰。吾居於衛公廟。且久矣。子幸遷我於軍城中。已而遂去。及曉。立不諭。卽入白於惟清曰。衛公於國有大勳勞。今廟宇墜殘。飄蕩且甚。願新其土木之製。惟清喜而可其請。先是。單于府以惟清有美化。狀其政績。遣護軍駱忠表聞於上。有詔命。中書舍人高公弢文其事。刻于碑。詔既至。而未有堅珉。惟清方命使採石於雲中。郡未還。及修衛公廟。濠其西。得一石。方而長。其下有刻出張字。歷然可辨。土人持以獻于惟清。惟清喜曰。天賜吾之碑石。卽召從事視之。立且驚且異。因起賀而白前夢。於是以石爲碑。高公之文刻焉。

太和中。王璠廉問丹陽。因溝其城。旣鑿深數尺。得一石。銘文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卽休。工人得之。具以事告白。而獻於璠。詳其義。久而不能解。卽命僚佐辯之。皆無能析其理者。數日。有一叟請謁璠之吏。且密謂曰。吾聞王公得石銘。今有辯者乎。吏曰。公方念之。其義爲何如耶。君卽能究耶。叟曰。是不祥也。夫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卽休也。皆敝王公之世也。且先公曰。崑崙生礎。以文而觀。是山有石也。礎生璠。是石有玉也。璠之子曰遐休。是玉有瑕卽休。休者。絕之兆。推是而辯。其絕緒乎。吏謝之。叟言竟而去。至大和九年冬。璠卒。夷其宗。果符叟之解也。

太和中。有柳光者。嘗南遊。因行山道。會日晚。誤入山崦中。松徑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

噴室有桐榻。若人居者。前對霞翠。固非人境。光因臨流凝佇。忽見一缶合於地。光卽啓之。其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水清激。舉卮以飲。若甘醴。盡十餘卮。而已醉甚。遂偃於榻。及曉方寤。因視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于神祠。曰。武之在外。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辰。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由今之後。二百餘祀。焰焰其光。和和其始。東方有兔。小首兀尾。經過吾道。來至吾里。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奧乎其義。人誰以辯。以東平子。光閱而異之。遂行。出徑約數十步。回望其室。盡無見矣。光究之不得。友人呂生者。視而解之。未幾。告曰。吾盡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大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之二年。其歲己卯。口武之在卯。其義見矣。蓋武德二年也。堯王者。謂高祖之號神堯。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棄其寢。我去其辰者。言其去。蓋絕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之來也。且唐氏之初。今果二百餘矣。焰焰其光。和和其始者。焰焰其光。謂歲在丁未也。焰者火。豈非南方丙丁之謂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曰太和。其始。蓋元年也。東方有兔。小首兀尾者。敍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兔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兀尾。是光也。經吾道。來吾里。言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奧乎其義。誰人以辯。其東平子。謂其義奧而獨吾能辯之。東平。吾之邑也。益又信矣。如是而辯。果得道者之遺記也。

唐元和中。李師道據青齊。蓄兵勇銳。地廣千里。儲積數百萬。不貢不覲。憲宗命將討之。王師不利。而師道

益驕。乃建新宮。擬天子正殿。卜日而居。是夕。雲物遶晦。風雷如撼。遂爲震擊。傾圮。俄復繼以天火。了無遺燼。青齊人相顧語曰。爲人臣而逆其君者。禍固宜矣。今責降自天。安可逃其戾乎。旬餘。師道果誅死。唐劉禹錫云。僧道宣持律第一。忽一旦。霹靂遶戶外不絕。宣曰。我持律更無所犯。若有宿業。則不知之。於是褫三衣於戶外。謂有蛟螭憑焉。衣出而聲不已。宣乃視其十指黑。有一點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於隔子孔中。一震而失半指。黑點是蛟龍之藏處也。禹錫曰。在龍亦已善求避地之所矣。而終不免。則一切分定。豈可逃乎。

唐晉陵郡建元寺僧智空。本郡人。道行彰聞於里中。年七十餘。一夕既闔關。忽大風雷。若起於禪堂。殷然不絕。燭滅而塵盆晦黑且甚。簷宇搖震。矍然自念曰。吾棄家爲僧。迨茲四紀。暴雷如此。豈神龍有怒我者。不然。有罪當雷震死耳。旣而聲益甚。復坐而祝曰。某少學浮屠氏。爲沙門迨五十餘年。豈所行乖於釋氏教耶。不然。且有黷神龍耶。設如是。安敢逃其死。儻不然。則願亟使開霽。俾舉寺僧得自解也。言訖。大震一聲。若發左右。坐榻傾靡。昏霾顛悖。由是驚懼仆地。僅食頃。聲方息。雲月晴朗。然覺有腥腐氣。如在室內。秉燭視之。於垣下得一蛟。其長數丈。血流于地。乃是禪堂庭北有槐樹。高數十尋。爲雷震死。循木理而裂。中有蛟龍蜿蜒之跡焉。

唐河東郡東南百餘里有積水。謂之百丈泓。清澈。纖毫必鑒。在驛路之左。槐柳環擁。煙影如暮。途出於此者。乃爲憩駕之所。大和五年夏。有徐生自洛陽抵河東。至此水。困殆旣甚。因而暫息。且吟且望。日卓午。

忽聞水中有細聲。若蠅蚋之噪。俄而纖光發。其音稍響。暫者擊穀。其光如索而曳焉。生始異之。聲久益繁。遂有雷自波間起。震光爲電。接雲氣。至旅次。遽話其事。答曰。此百丈泓也。歲旱未嘗不指期而雨。今旱且甚。巫師命巫屬禱焉。巫者告曰。某日當有大雨。至日果爲之。霑足。

唐御史楊詢美。居廣陵郡。從子數人皆幼。始從師學。嘗一夕大風雨。雷電震耀。諸子俱出戶望。且笑且罵曰。我聞雷有鬼。不知鬼安在。願得而殺之可乎。旣而雷聲愈震。林木傾靡。忽一聲轟然。若在于廡。諸子驚甚。卽馳入戶。負壁而立。不敢輒動。復聞雷聲。若天呵地吼。廬舍搖動。諸子益懼。僅食頃。雷電方息。天月清霽。庭有大古槐。擊拔其根而劈之。諸子覺兩髀痛不可忍。具告詢美。命家僮執燭視之。諸髀咸有赤文。縱橫十數。狀類杖痕。疑雷鬼之所爲也。

寶曆中有京兆韋思玄。僑居洛陽。性尙奇。嘗夢神仙之術。後遊嵩山。有道士教曰。夫餌金液者。可以延壽。吾子當先學煉金。如是。則可以肩赤松。駕廣成矣。於是思玄求煉金之術。積十餘年。會術士數百。終不能得其妙。一日。有居士辛銳者。貌甚清瘦。愀然有寒色。衣弊衣。扣思玄門。謂思玄曰。吾病甚。窮無所歸。聞先生好古尙奇。集天下異人方士。我故來謁耳。願先生納之。思玄卽止居士於舍之後。居士身疾。屢盡。潰血穢甚。韋氏一家盡惡之。思玄嘗召術士數人會食。而居士不得預。旣具膳。居士突至。客前。溺於筵席上。盡濕。客怒皆起。韋氏家僮亦競來罵之。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亡所見。思玄與諸客甚異之。因視其溺。乃紫金也。奇光燦然。直曠代之寶。思玄且驚且歎。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也。徵其名氏信矣。



且辛者蓋西方庚辛金而銳字者充從金充亦西方之正位推其義則吾之解若合符然

故崔寧領蜀時健爲守清河崔君既以啓尹真人函事具靈是夕崔君爲冥司所召其冥官卽故相呂誼

也與崔君友善相見悲泣已而謂崔曰尹真人有石函在貴郡何爲輒開今奉玉帝命召君按驗將如

之何崔謝曰愚俗聾瞽不識神仙事故輒開真人之函罪誠重然已三宥之矣其不識不知者俱得原

赦儻公寬之某庶獲自新耳誼曰帝主命嚴地府卑屑何敢違乎卽召按掾出崔君籍有頃按掾至白

曰崔君餘位五任餘壽十五年今上帝有命折壽十二年盡奪其官崔又謝曰與公平生爲友今日之

罪誠自己招然故人豈不能宥之誼曰折壽削官則固不可逃然可以爲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廩祿

用副吾子之託崔又再拜謝言方畢忽有雲氣炳然紅光自空而下誼及廷掾僕吏俱驚躍而起曰天

符下遂稽首致敬崔於室中壁隙間潛窺之見誼具巾笏率廷掾分立於庭咸俛而拱雲中有一人紫

衣金魚執一幅書宣導帝命於是誼及廷掾再拜受書便駕雲而上頃之遂沒誼命崔君出坐啓天符

視之且歎且泣謂崔曰子識元三乎元相國行三名觀也崔曰乃布衣之舊耳誼曰血屬無類吁可悲夫某雖與

元三爲友至是亦無能拯之徒積悲歎詞已又泣既而命一吏送崔君歸再拜而出與使者俱行入郡

城廡中己身臥于榻其妻孥哭而環之使者引崔府君於榻魂與身翕然而合遂寤其家云卒三日矣

本郡已白廉使崔卽治裝虛室往蜀具告於寧寧遂著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餘萬時元載方執國政

寧與載善饋遺甚多聞崔之言懼連坐因命親吏持五百金賂載左右盡購得其書百餘軸皆焚之後

月餘元載籍沒。又二年崔亦終矣。

彭城劉旣者。貞元中爲彭城令。卒於官。家甚貧。因寄韓城佛寺中。歲將半。其縣丞竇亦卒。三日而寤。初竇生晝寢。夢一吏導而西去。然高原大澤。數百里。抵一城郭。入門。導吏亡去。生懼甚。卽出城門。門有衛卒。舉劍而列。竇生訊之。衛卒舉劍指南曰。由此之生道耳。竇始知身死。背汗而股慄。卽南去。雖殆不敢息。俄見十餘人立道左。有一人呼竇生。挈其手而熟視之。乃是劉旣。曰。吾兄何自而來。竇具以告。曰。我自與足下別。若委身於陷穽中。念平生時安可得。因涕泣。竇卽話冥途事。旣泣不語。久之。又曰。我妻今安在。得無恙乎。竇曰。賢子僑居韓城佛寺中。將半歲矣。旣曰。子今去爲我問訊。我以窮泉困辱。遠不可逃。每念妻孥。若踵而不忘步。幽顯之恨。何可盡道哉。將別。謂竇曰。我有詩贈君。曰。冥路杳杳人不知。不用苦說使人悲。喜得逢君傳家信。後會茫茫何處期。已而又泣。竇遂告別。未十餘里。聞擊<sub>撞</sub>極震響。因悸而寤。竇卽師楊慈祖兄。其甥崔氏子。常以其事語諸人。

貞元中有廬江郡民因樵採至山。會日暮。忽見一胡人。長丈餘。自山崦中出。衣黑衣。執弓矢。民大恐。遽走匿林中。窺之。胡人佇望良久。忽東向發一矢。民隨望之。見百步外有一物。狀類人。舉體黃毛數寸。蒙烏巾而立。矢中其腹。輒不動。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長丈餘。魁偉逾於前者。亦執弧矢。東望而射。中其物之胸。亦不動。胡人又曰。非將軍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數十。衣黑衣。臂弓腰矢。若前驅者。又見一巨人。長數丈。披紫衣。狀貌極異。緩步而來。民見之。不覺瞿然。巨胡東望。謂其前驅者曰。射其喉。

羣胡欲爭射之。巨胡誠曰：非雄舒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滿一發，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懼。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巨礮西向而來。胡人皆有懼色。前白巨胡曰：事迫矣。不如降之。巨胡卽命呼曰：將軍願降。其物乃投礮於地，自去其巾，狀如婦人，無髮。至羣胡前，盡收奪所執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於地，以手連掌其頰。胡人哀祈稱死罪者數四，方釋之。諸胡高拱而立，不敢輒動。其物徐以巾蒙首，東望而去。胡人相賀曰：賴今日甲子爾，不然吾輩其死乎。旣而俱拜於巨胡前。巨胡領之，良久遂導而入山，時欲昏黑，民雨汗而歸，竟不知何物也。

唐敬宗皇帝御曆，以天下無事，視政之餘，因廣浮屠教。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親閱萬機，思除其害於人者，嘗顧左右曰：自吾爲天子，未能有補於人。今天下幸無兵革，吾將盡除害物者，使億兆之民，指今日爲堯舜時，願足矣。有不能補治化而靈於物者，但言之。左右或對曰：獨浮屠氏不得有補於大化而靈於物爲甚，可以斥去。於是文宗病之，始命有司詔中外罷緇徒，說佛經義，又斥其不脩教者，詔命將行，會尙食廚吏脩御膳，以鼎烹鷄卵，方措火於其下，忽聞鼎中有聲極微，如人言者，迫而聽之，乃羣卵呼親世音菩薩也，聲甚淒咽，似有所訴。尙食吏異之，具其事上聞。文宗命左右驗之，如尙食所奏。文宗歎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乃如是耶。翌日敕尙食吏勿以鷄卵爲膳，因頒詔郡國各於精舍塑觀世音菩薩之像，以彰感應。

高陽許文度，唐大和中，僑居岐陽郡，後以病熱近月餘，瞑而臥于榻，若沉醉狀，後數日始寤，初文度夢有

一人衣黃袍。若吏輩。與俱行田野。四望間。寂然無鷄犬聲。且不知幾百里。是時天景已曛晦。愁思如結。有衣黃袍者。謂文度曰。子無苦。夫壽之與夭。固有涯矣。雖聖人。安能逃其數。文度忽悟身已死。憂且甚。又行十餘里。至一水。盡目無際。波濤黑色。杳莫窮其深淺。黃衣人俱履水而去。獨文度懼不敢涉。已而有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奇光皎然。自水上來。黃衣者望見金人。沮色震慄。卽辟易馳去。不敢正視。二金人謂文度曰。汝何爲來地府中。我今挈汝歸生途。慎無恐。文度懼稍解。因再拜謝之。於是金人與文度偕行數十里。俄望見里門。喜不勝。忽聞有厲聲呼文度者。文度悸而醒。見妻子方泣於前。且奇且歎。而羸憊不能運肢體。故未暇語其事。後旬日病少間。策而行於庭。忽見二金人皆長五寸餘。在佛舍下。果前時夢中所見者。視其儀狀。無毫縷之異。心益奇之。始以其事告於妻。妻曰。昨者以君病且亟。妾憂不解。然嘗聞佛氏有救苦之力。由是棄賫玩鑄。二金人之像。每清旦先具齋祀之。自是君之疾亦除。蓋其神力也。文度感二金人報效之速。不食性牢。常閱佛書。因盡窮其旨。而皈依於釋氏焉。

有商居士者。三河縣人。年七歲。能讀佛氏書。里人異之。後廡於三河縣西田中。有佛書數百篇。手卷目閱。未嘗廢一日。從而師者。且百輩。往往獨遊城邑。偕其行者。聞居士每運肢體。瓏然若戛玉之音。聽者奇之。或曰。居士之骨。眞鎖骨也。夫鎖骨連絡如蔓。故動搖肢體。則有清越之聲。固其然矣。昔聞佛氏書言。佛身有舍利骨。菩薩之身有鎖骨。今商居士者。豈非菩薩乎。然愚俗之人。固不可辨也。居士後年九十餘。一日湯沐。具冠帶。悉召門弟子會食。因告之曰。吾年九十矣。今旦暮且死。汝當以火燼吾屍。慎無違。

逆吾旨。門弟子泣曰：謹聽命。是夕端坐而逝。後三日，弟子焚居士於野，及視其骨，果鎖骨也。支體連貫，若綴絡之狀。風一拂，則纖韻徐引。於是里人競施金錢，建一塔，以居士鎖骨瘞於塔中。

甯勉者，雲中人也。年少有剛勇氣，善騎射，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北都守健其勇，署爲衙將。後以兵士千人，軍於飛狐城。時薊門帥驕悍，棄天違法，反書聞闕下。唐文宗皇帝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薊門兵夜伐飛狐，鉦鼓震地。飛狐人恟然不自安，謂甯勉曰：薊兵豪健，不可敵。今且至矣，其勢甚急，願空其邑以遁去。不然，旦暮拔吾城。吾不忍父子兄弟盡血賊刃下，悔寧可及。雖天子神武，安能雪吾冤乎？幸熟計之。勉自度兵少，固不能折薊師之鋒，將聽邑人語，慮得罪於天子，欲堅壁自守。又慮一邑之人，悉屠於賊手，憂旣甚，而策未有所決。忽有諜者告曰：賊盡潰矣，有棄甲在城下，願取之。勉卽登城垣望，見星月朗朗，有賊兵馳走顛蹶者不可數。若有大兵擊其後，勉大喜，開邑門，縱兵逐之。生擒卒數千人，得其遺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屠氏，常誦佛書金剛經。旣敗薊師，擒其虜以訊焉。虜曰：向者望見城上有巨人數百，俱長三丈餘，雄猛可懼，怒目吐吻，袒肱執劍。薊人見之，盡慘然汗慄，卽馳走遠避。又安有闕心乎？勉始悟，巨人乃金剛也，益自奇之。勉累官至御史中丞，後爲清塞副使也。

唐貞觀中有玉潤山悟真寺僧，夜於藍溪，忽聞有讀法華經者，其聲纖遠。時星月迴臨，四望數十里，閎然無覩。其僧慘然有懼，及至寺，具白其事於羣僧。明夕俱於藍溪聽之，果聞經聲自地中發。於是以標表其所，明日窮表下，得一顛骨在積壤中，其骨槁然，獨唇吻與舌鮮而且潤，遂持歸寺，乃以石函致於千

佛殿西軒下。自是每夕常有讀法華經聲在石函內。長安中有士女觀者千數。後新羅僧客於寺。僅歲餘。一日寺僧盡下山。獨新羅僧。遂竊石函而去。寺僧跡其所往。已歸海東矣。時開元末也。

# 宣室志卷之八

太原王舍者爲振武軍都將。其母金氏。本胡人女。善弓馬。素以獷悍聞。嘗馳健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鹿。狐兔。殺獲甚多。故北人皆憚其能而推重之。後年七十餘。以老病。遂獨止一室。辟侍婢。不許輒近。左右。至夜。卽扃戶而寢。往往發怒。欲杖其家人。輦後一夕。旣扃其戶。家人忽聞軋然之聲。遂趨以伺之。望見一狼自室中開戶而出。天未曉。而其狼自外還入室。又扃其門。家人且懼。具白於舍。是夕於隙中潛窺。如家人言。舍愛悸不自安。至曉。金氏召舍。且誨卽市麋鹿。含熟以獻。金氏曰。吾所需生者爾。於是以生麋鹿至於前。金氏啖立盡。舍益懼。家人輦或竊語其事。金氏聞之。色甚慚。是夕旣扃戶。家人又伺而視之。有狼遂破戶而出。自是竟不復還矣。

晉陽以北。地寒而少竹。故居人多種葦成林。所以代南方之竹也。唐長慶初。北都有民。其家地多葦林。里中嘗有會宴。致餘食於其舍。至明日。輒不知其所在。其民有貯緡帛於室者。亦嘗亡之。民竊異焉。後夜聞嬰兒號者甚衆。迫而聽之。則闐然矣。明夕又聞。民懼且甚。後一日。乃語里中他民曰。吾夕聞林中有嬰兒號。吾度此不當有嬰兒。懼其怪耳。卽相與芟除其林。薙其草。旣窮得一穴。中有緡帛食器。見野狸十餘。有嘯而俯者。呻而仰者。瞬而乳者。偃而踞者。嗷嗷然若有愁狀。民盡殺之。自是里民用安其居。開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于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興於前。最然其軀。頗異於常者。上命弓射之。

引發一中及駕還。乃勅廚吏炙其膳以進。而尙食具熟俎獻。時張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於前。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爲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安知何如。果曰。此鹿年且千歲矣。陛下幸聞之。上笑曰。此一獸耳。何遂言其千歲耶。果曰。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獵于上林。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者。帝以示。臣奏曰。此僊鹿也。壽將千歲。今既生獲。不如活之。會武帝尙神僊。由是納臣之奏。上曰。先生誤矣。且漢元狩五年。及今八百歲。其鹿長壽。豈歷八百歲而亦爲畋所獲乎。况苑圃內麋鹿亦多。今所獲何妨爲他鹿耶。果曰。曩時武帝既獲此鹿。將舍去之。但命東方朔以鍊銅爲牌。刻成文字。以識其年。系于左角下。願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也。上卽命致鹿首如前。詔內臣力士具驗之。凡食頃。絕無所見。上笑曰。先生果誤矣。左角之下。銅牌安在。果曰。臣請自索之。卽顧左右。命鐵鉗令出一小牌。實銅製者。可二寸許。蓋以年月悠久。爲毛革蒙蔽。殆不可見。且持以進。上命磨拭視之。其文字蕪弊。殆不可識矣。上於是驗果之言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狩五年。甲子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記傳。先生第爲我言之。果曰。是歲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蒐狩以順禮焉。迨今甲戌歲。八百四十二年。上卽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少差。願謂力士曰。異哉。張果能言漢武帝時事。眞所謂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

潁州陳巖。字叶夢。武陽人。間僑東吳。景龍末。舉孝廉。如京師。行至渭之南。見一婦人。貌甚姝。衣白衣。立於路隅。以袂蒙口而哭。若負冤抑之狀。生乃訊之。婦人哭而對曰。妾楚人也。侯其氏。家于弋陽之南。先父



以高尚聞於湘楚間。由是隱跡山林。未嘗肯謁侯伯。妾雖一女子。亦有箕穎之志。方將棲踪蓬瀛。崑閩以遂其好。適遇有沛國劉君者。尉弋陽。嘗與妾先人爲忘形之友。先人慕劉君之高義。遂以妾歸劉氏。自爲劉氏婦。且十年矣。未嘗有纖毫過失。前歲春。劉君調補宜原尉。未一歲。以病免。盡室歸于渭上。郊居。劉君無行。又娶一盧氏者。濮上人。性極悍戾。每爲唇齒相反。妾不勝其憤。故遁而至此。且妾本慕神仙。常欲高蹈雲霞。安巖壑之隱。餌橡栗之味。亦足以終老。豈徒擾擾於塵世。適足爲累。今者分不歸劉氏矣。已而顰容怨咽。若不自解。巖性端怒。聞其言。甚信之。因問曰。女郎何所歸乎。婦人曰。妾一窮人。安所歸止。然君之見問。其有意耶。果如是。又安敢逆君之命。巖喜。卽以後乘駕而偕往京師。居于永崇里。其始甚謹。後乃不恭。往往詰怒。若發狂之狀。巖惡之。而且悔。明日巖出。婦人卽令闔扉。鍵其門。以巖衣囊致庭中。毀裂殆盡。至夕巖歸。婦人拒而不納。巖怒。卽破戶而入。見己之衣資。悉已毀裂。巖因詬而責之。婦人愈發怒。毀巖之衣襟佩帶。殆無完縷。又爪其面。嚙其肌。一身盡傷。血沾于地。已而嗥叫者移時。巖惡之。不可制。於是里中民俱來觀。簇其門。時有郝居士者在里中。善視鬼。精符籙呵禁之術。聞婦人哭音。願謂里中民曰。此婦人非人。乃山獸也。寓形以惑於世。里民具告於巖。巖卽請焉。居士乃至巖所。居。婦人見居士來。甚懼。居士出墨符一道。向空擲之。婦人大叫一聲。忽躍而去。立於屋瓦上。巖竊怪之。居士又出丹符擲之。婦人遂委身於地。化爲猿而死。巖旣悟其妖異。心頗怪怛。後一日。遂至渭南。訊其居人。果有劉君廬于郊外。巖卽謁而問焉。劉曰。吾常尉于弋陽。弋陽多猿狖。遂求得其一。近茲且十年。

矣。適遇有故人自濮上來，以黑犬見惠，其猿爲犬所嚙，因而遁去，亦竟不窮其事。因錄以傳之。巖後以明經人仕，終于秦州上邽尉，客有遊於太原者，偶於銅鍋店靜室中解鞍憩馬，於精舍佛書中得劉君所傳之事，而文甚鄙，後亡其本，客爲余道之如是。

東都崇讓里有李氏宅，相傳云，其宅非吉地，固不可居。後李生旣卒，其家盡徙居陸渾別墅中，由是鍵其門，且數年矣。開元中有王長史者，亡其名，長史嘗爲清顯官，以使酒忤權貴，遂擯爲長史於吳越間，後退居洛中，因買李氏宅以家焉。長吏素勁，聞其宅有不祥之名，且曰：我命在我，不在宅，卽入而居。常獨處堂之西宇下，後一夕，聞有哀嘯之音，極清楚，若風籟焉。長史起而望之，見一人衣黑衣，立於几上，長史嚴聲叱之，其人卽時舉一几擊長史肩，長史懼而退，其人亦去。長史因病瘡，且甚，後旬餘，方少愈。夜中又聞哀嘯之音，家僮尋之，見前時黑衣人在庭樹上，長史有弟善射，於是命弓射之，一發遂中，其人嗥叫，跳上西廡屋瓦而去。明日尋其迹，皆無所見。歲秋，長史召工上重脩馬廐，因發內重舍，乃得一死猿，有矢貫脇，驗其矢，果長史弟之矢也。方悟黑衣人者，乃猿爾。

乾元初，會稽民有楊叟者，家口資產豐贍，甲於郡中。一日叟將死，臥而呻吟，且經數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稱於里人，迨其父病，罄其產以求醫術，後得陳生者，究其原因，曰：是翁之病心也。蓋以財產既多，其心爲利所運，故心已離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補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舍是則非吾之所知也。宗素聞之，以生人之心固莫可得也，獨修浮屠氏法，庶可以間其疾，卽召僧轉經，命工繪圖鑄

像已而自賣衣糧詣郡中佛寺飯僧。一日因挈食去。悞入一山逕中。見山下有石龕。龕有胡僧。貌甚老瘦枯瘠。衣褐毛縷成袈裟。踞於磐石上。宗素以爲異人。卽禮而問曰。師何人也。獨處窮谷。以人跡不到之地爲家。又無侍者。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不然。是得釋氏之法者耶。僧曰。吾本是袁氏某祖世居巴山。其後子孫或在弋陽散遊諸山谷中。盡能世修祖業。爲林泉逸士。極得吟嘯。又好爲詩者。多稱於人。其名於是稍聞於天下。有孫氏亦族也。則多遊豪貴之門。亦以善談諠故。又以資遊於市肆間。每一戲能使人獲其利焉。獨吾好浮屠氏。脫塵俗。棲心巖谷中。不動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體及薩埵投崖以伺餓虎。故吾啖橡栗。飲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于此候之。宗素因告曰。師真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顧。將以飼山獸。可謂神勇俱極矣。然弟子父有疾已數月。進而不瘳。某夙夜憂迫。計無所出。有醫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心。則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師能棄身於豺虎以救其餒。豈若捨命於人以惠其生乎。願師詳之。僧曰。誠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爲父而求吾心。豈有不可之意。且以身委於野獸。曷若救人之生乎。然今日尙未食。願致一飯而後死也。宗素且喜且謝。卽以所挈食致於前。僧食之立盡。而又曰。吾旣食矣。當亦奉命。然俟吾禮四方之聖也。於是整其衣。出龕而禮。禮四方已畢。忽躍而騰。向一高樹。宗素以爲神通變化。殆不可測。俄召宗素。厲聲叱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願得生人心。以療吾父疾。僧曰。檀越所願者。吾已許焉。今欲先說金剛經之奧義。爾亦聞乎。宗素曰。某素尙浮屠氏。今日獲遇吾師。安敢不聽乎。僧曰。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

可得。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躍大呼，化爲一猿而去。宗素驚異，惶駭而歸。

唐林景玄者，京兆人，僑居鴈門，以騎射畋獵爲己任。郡守悅其能，因署爲衙門將，嘗與其徒數十輩，馳健馬，執弓矢，仗臂隼，牽犬俱獵於田野間，得麋鹿狐兔甚多。由是郡守縱其所往，不使親吏事。嘗一日，畋于郡城之高崗，忽起一兔，出榛莽中，景玄逐之，僅十餘里，兔匿一墓穴。景玄下馬，卽命二卒守穴，傍自解鞍而憩。忽聞墓中有語者曰：「吾命屬土也。尅土者木，次日巳辰居卯，二木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咨嗟者久之，又曰：『有自東而來者，我將不免。』」景玄聞其語，且異之，因視穴中，見一翁衣素衣，髻白而長，手執一軸書，前有死鳥鵲甚多。景玄卽問之，其人驚起曰：「果然禍我者且至矣。卽詬罵景玄，默而計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豈非鬼乎？』」不然是盜而匿此，卽毀其穴，翁遂化爲老狐，帖然俯地。景玄因射之，而斃。視其所執之書，點畫甚異，有似梵書而非梵字，用素縑爲幅，僅數十尺。景玄焚之。

唐祁縣有村民，因輦地征芻粟至太原府，及歸途中日暮，有一白衣婦人立路傍，告村民曰：「妾今入都城，困而且憊，願寄載車中可乎？」村民許之，乃升車，行未四五里，因脂轄，忽見一狐尾在車之隙中，垂於車轅下。村民卽以鎌斷之，其婦乃化爲無尾白狐，嗚嗚而去。

唐邠州景雲觀道士王洞微者，家于孝義里，初爲小胥，性善殺，尙漁獵釣弋。自弱冠至壯年，凡殺狼狐雉兔，洎魚鱉飛走，計以萬數。後爲里尹，患病熱月餘，忽覺室內有禽獸魚鱉萬數，環遶其榻而噬之，瘡痂被身，殆無完膚。中夕之後，其父母妻子兄弟咸聞洞微臥內有羣鳥啾啾，歷然可辨。凡數年，疾益甚，或

有謂洞微父曰。汝子病且亟。宜遷居景雲觀。于是卜日徙居。月餘。會羣道士修齋授籙。是夕洞微瘳。後十年。竟以疾卒。

太子賓客盧貞。有猶子嘗爲沙門。會昌中。沙汰歸俗。廕爲光王府參軍。一日。夢前師至其家而問訊焉。盧卽告卑官屑屑然。非某願也。常思落髮。再披緇褐。師曰。汝誠有是志。像教興復非晚也。語未竟。俄四面見日月旌旆。千乘萬騎。諠言迎光王卽皇帝位。未幾。武帝崩矣。光王卽皇帝位。至是竟符其事。

吳郡蔣生好神仙。弱歲棄其家。隱四明山下。嘗從道士學鍊丹。遂葺鑪鼎。爨薪鼓鞴。積十年而鍊丹卒不成。其後寓遊荆門。見有行乞於市者。膚甚頹。裸身而病寒。且噤不能言。生憐其窮困。解裘衣之。且命執侍左右。徵其家於何所。對曰。某楚人章氏子。全素其名。始家於南昌。有沃田數百畝。屬年譏。流徙荆江間。且十年矣。田歸於官。身病而不能自振。幸君子憐而容焉。於是與蔣生同歸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惰。常且寐自逸。蔣生惡罵而唾者不可計。生有石硯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蔣生曰。先生好神仙者。學鍊丹且久矣。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爲金。如是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硯爲金乎。若然者。吾謂先生爲道術士。生自度不果。心甚慚。且以他詞拒之曰。汝傭者。豈能知神仙事乎。汝毋妄言。自速答罵之辱。全素笑而去。後月餘。全素於衣中出一瓢甚小。願謂蔣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土爲金。願得先生之石硯。以一刀圭傳其上。可乎。蔣生性輕率。且以爲誕妄。詬罵曰。吾學鍊丹十年矣。尙未能窮其妙。傭者何敢與吾喋喋辭語耶。全素佯懼不敢對。一日蔣生獨行山間。命全素守舍。於是鍵其門而去。至

晚歸也。見全素已卒矣。生且以簀蔽其屍。將命棺而瘞於野。及撤其簀。見全素之尸已亡去。徒有冠帶衣履存焉。生大異。且以爲神仙得道者。卽於几上視石硯。亦亡見矣。生益異之。後一日。蔣生見藥鼎下有奇光。生曰。豈非吾仙丹乎。卽於爐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爲紫金。光甚瑩澈。蓋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仙人。獨恨不能識。益自慚恚。其後蔣生學煉丹卒不成。竟死於四明山中。

# 宣室志卷之九

河中永樂縣道淨院。居蒲中之勝境。道士寓居。常以千數。文宗時。道士鄧太玄煉丹於藥院中。丹成。疑轉功未完。留貯院內。後人共掌之。太玄覲化。其徒周悟仙主院事。蒲人侯道華侍悟仙爲供給者。諸道士皆以奴隸視之。灑掃井臼。無所不爲。而道華愈欣然。性好子史。常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安用。答曰。天上無愚惰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棗。天下人傳歲中不過一二無核者。道華比三年。輒得食之一旦。道華執斧斫古松垂枝。且盡如削。院中人無諭其意。明日昧爽。衆晨起。入道華房中。一無所見。惟古松設案下。致一盃水案上。仍脫雙履於前。道華衣掛松上。院中人視之。惟留偈一首云。帖裏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卻。今日碧空飛。慚愧深珍重。珍重鄧天師。他年煉得藥。留著與肉芝。吾師知此術。速煉莫教遲。三清專相待。大羅的有期。下列細辭。稱去年七月一日。蒙韓君賜姓李。名肉芝。配住上清進善院。以次十數言。時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驗道華竊太玄藥仙去。因相率白節度使尙書鄭公光。按視踪跡不誣。卽以其事聞奏。詔齎絹五百疋。并賜御衣。修飾廊殿。賜觀額名昇仙院。

榮陽鄭又玄。名家子也。居長安中。自少常與隣舍閻丘氏子偕讀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以門望清貴。而閻丘氏寒賤者。往往戲而罵之曰。閻丘氏子。非吾類也。而與我偕學於師氏。我雖不語。汝寧不愧於心。

乎。閻丘子默然有慚色。後數歲。閻丘子病且死。及十年。又玄以明經上第。其後調補參軍於長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會。又玄累受其金錢賂遺。常與讌遊。然仇生非士族。未嘗以禮接之。嘗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有謂又玄者曰。仇生與子同舍。會讌而仇生不得預。豈非有罪乎。又玄慚。即召仇生。生至。又玄以卮酒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謝。又玄怒罵曰。汝市井之民。徒知錐刀爾。何爲僭居官秩耶。且吾與汝爲伍。實汝之幸。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羞且甚。俛而退。遂棄官閉門。不與人來往。經數月病卒。明年。鄭罷官。僑居濛陽郡佛寺中。鄭常好黃老之道。時有吳道士者。以道藝聞。廬于蜀門山。又玄高其風。卽驅而就謁。願爲門弟子。吳道士曰。子旣慕神仙。當且居山林。無爲汲汲於塵俗間。又玄喜。謝曰。先生眞有道者。某願爲隸於左右。其可乎。道士許而留之。凡十五年。又玄志稍隋。吳道士曰。子不能錮其心。徒爲居山林。終無補矣。又玄卽辭去。遨遊濛陽郡久之。其後東入長安。次褒城。舍逆旅氏。遇一童子十餘歲。貌甚秀。又玄與之語。其辯慧千轉萬化。又玄自謂不能及。已而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童子曰。吾嘗生閻丘氏之門。居長安中。與子偕學於師氏。子以我寒賤。且曰。非吾類也。後又爲仇氏子。尉於唐興。與子同舍。子受我金錢賂遺甚多。然子未嘗以禮貌遇我。罵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驕傲之甚也。又玄驚嘆之。因再拜謝曰。誠吾之罪也。然子非聖人。安得知三生事乎。童子曰。我大清真人。上帝以汝有道氣。令我生于人間。與汝爲友。將授眞仙之訣。而汝以輕浮僞慢。終不能得其道。吁可



悲乎。言訖，忽不見。又玄旣悟其事，甚慚恚，竟以憂死。

元和中，武陵郡開元寺有僧惠照，貌衰體羸，好言人之休咎，而皆中。性介，獨不與羣狎，常閉關自處。左右無侍童，每乞食於里人。里人有年八十餘者云：「照師居此六十載，其容狀無少異於昔時，但不知其甲子。後有陳廣者，由孝廉科爲武陵官，廣好浮屠氏，一日因詣寺，盡訪羣僧，至惠照室，惠照見廣，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耶？」廣愕然，自以爲平生不識照，乃謂曰：「未嘗與師遊，何見訝來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盡言，當與子一夕靜語。」廣異之。後一日，乃詣照宿，因請其事。照乃曰：「我劉氏子，彭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孫也。曾祖鄱陽王休業，祖士弘，並詳國史。余先人以文學自負，爲齊竟陵王子良所知。子良招召賢俊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任齊梁之間，爲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月，年三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爲卑官，不爲人知，常與吳興沈彥文爲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廣聚賓客，大爲聲勢，各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陵被誅，吾與彥文懼長沙之不免，則禍且相及，因偕遁去，隱於山林，因食橡栗，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當無疾耳。」彥文亦拜請其藥，僧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餌吾藥，亦無補耳。遂告去。將別，又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吾敬佩其語，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闕盡毀，臺城牢落，荆榛蔽路，景陽結綺，空基尙存，衣冠人物，闕無所覩。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後主廢淫，爲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吾且溘不能已。」又聞後主及陳氏諸王皆入長安。

卽與彥文挈一囊。乞食於路。以至關中。吾長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于瓜州。則又徑往就謁。長沙少長綺紈。而又早貴。雖流放之際。尙不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吾與彥文再拜於前。長沙悲慟久之。灑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旦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數年而長沙歿。又數年彥文亦亡。吾因髡髮爲僧。遁跡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狀枯瘠。而筋力不衰。尙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帝有天下。建號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遊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然。烈寒甚暑。未嘗有微恙。貞元末。於此寺嘗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視之。乃長沙王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時。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其念之。吾因問曰。主今何爲。曰。冥官甚尊。旣而又泣曰。師存而我今六世矣。悲夫。吾旣覺。因紀君之名於經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尙訝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故訝君之來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數行。因出經笥示之。廣乃再拜。願執履錫爲門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其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至大和初。廣爲巴州掾。於蜀道忽逢照。驚喜再拜曰。願棄官從吾師爲物外之遊。照許之。其夕偕舍子逆旅氏。天未曉。廣起而照已去矣。自是不知其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歲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照言果符矣。愚嘗攷梁陳二史。校其所說。若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誣矣。

中宗朝。唐公休璟爲相。嘗有一門僧。言多中。好爲厭勝之術。休璟甚敬之。一日僧來。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且不遠數月。然可以禳去。休璟懼甚。卽拜之。僧曰。某無他術。但奉一計耳。願聽之。休璟曰。幸吾師教焉。僧曰。天下郡守。非相國命之乎。曰然。僧曰。相國當於卑冗官中。訪一孤寒家貧有才幹者。出爲曹州刺史。必深感相國恩。而可以指縱也。旣得之。願以報某。休璟且喜且謝。遂訪於親友。得張君者。家甚貧。爲京卑官。卽日拜贊善大夫。又旬日。用爲曹州刺史。旣而召僧謂曰。已從師之計。得張某矣。然則可教乎。僧曰。張君赴郡之時。當令求二犬。高數尺。而神俊者。休璟唯之。已而張君荷唐公特達之恩。且莫喻其旨。及將赴郡。告辭於休璟。旣而謝之曰。某名跡幽昧。才識庸淺。相國拔此沉滯。收守大郡。由擔石之儲。獲二千之祿。自涸轍而泛東溟。出窮谷而舉層霄。德誠厚矣。然而感恩之外。竊所憂惕者。惟相國之指向哉。休璟曰。用君之才爾。非他也。然嘗聞貴郡多善犬。願得神俊非常者二焉。張君曰。謹奉教。旣至郡數日。乃悉召郡吏。且告之曰。吾受丞相唐公厚恩。拔於不次。得守大郡。今唐公求二良犬。可致之乎。有一吏前曰。獨某家有一犬。質狀異常。願獻之。張君大喜。卽往取焉。旣至。其犬高數尺。而肥。其臆廣尺餘。神俊異常。而又馴擾。張君曰。相國所求者二。今如何。吏白曰。郡內惟有此耳。他皆常犬也。然郡南十里某村某民家有一焉。民極愛之。非吾侯親往。不可得之。張君卽命駕齎厚直而訪之。果得焉。其狀與吏所獻者不異。而神俊過之。張君甚喜。卽召親吏以二犬獻休璟。休璟大悅。且奇其狀。以爲所未嘗見。遂召僧視之。僧曰。善育之。脫相君之禍者。二犬耳。後旬日。其僧又至。謂休璟曰。事在今夕。願相君

早爲之備。休璟卽留僧宿其第。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弧矢立于榻之隅。而僧與休璟共處一榻。至夜分。僧笑曰。相君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大喜。且謝之。遂撤左右。與僧寢焉。迨曉。僧呼休璟曰。可起矣。休璟卽起。謂僧曰。禍誠免矣。然二犬今安所用乎。僧曰。俱往覲焉。乃與休璟偕尋其跡。至後園中。見一人仆地而卒矣。視其頸有血。蓋爲物所噬者。又見二犬在大木下。仰視之。見一人。祖而匿其旁。休璟驚。且詰曰。汝爲誰。其人泣而就死焉。曰。某與彼俱爲盜。昨夕偕來。將致害相國。蓋遇此二犬。見之。乃環而且吠。彼遂爲所噬而死。某懼。因匿身於此。二犬見之。乃躡於樹下。某伺其他往。將逃焉。迨曉終不去。今卽甘死於是矣。休璟卽召左右。令縛之。曰。此罪固當死。然非某心也。蓋受制於人。爾願釋之。休璟命解縛。盜拜泣而去。休璟謝其僧曰。微吾師。必將死於二人之手。僧曰。此蓋相國之福也。是豈余之所能爲哉。休璟有表弟盧軫。帥荆門。有術者告之。君將有災戾。當求一善禳厭者焉。庶可瘳矣。軫素知其僧。因致書於休璟。轉求之。僧卽以書付休璟。曰。事在其中爾。及書達荊州。而軫已卒。其家人閱其書。徒一幅紙。無文字焉。休璟益奇之。後數年遁去。不知所終。

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章臯。旣生一月。其家召羣僧會齋。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章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於庭中。旣食。章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章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章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

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爲蜀門帥。蜀人當受其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生於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左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門下。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唐貞元中。有一僧客於廣陵。亡其名。自號大師。廣陵人因以大師呼之。大師自處甚陋。好飲酒食肉。日衣弊裘。雖盛暑不脫。由是蚤蟻聚其上。僑居孝感寺。獨止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以爲常。性狂悖。好屠犬彘。日與廣陵少年鬪毆。或醉臥道傍。廣陵人俱以此惡之。有一少年以力聞。嘗一日。少年與對博。大師大怒。以手擊其博局。盡碎。少年笑曰。駭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與少年鬪擊。而觀者千數。少年卒不勝。竟遁去。由是廣陵人謂大師有神力。大師亦自負其力。往往剽奪市中金錢衣物。市人皆憚其勇。衆莫敢拒。後有老僧召大師謂之曰。僧當死心奉教。奈何食酒肉。殺犬彘。剽奪市人錢物。又與少年鬪毆。豈僧人之道耶。一旦吏執以聞官。汝豈不差人耶。大師怒罵曰。蠅蚋徒嗜羶腥。又安能知龍鶴之志哉。然則吾道非汝所知也。且我清其中而混其外者。豈若汝齷齪無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詞。後一日。大師自外來歸。既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視者。大師坐於席。有奇光自眉端發。見朗照一室。觀者奇之。具告羣僧。羣僧來見大師眉端之光。相指語曰。吾聞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師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羣僧俱集於庭。候謁大師。及開戶。而大師已亡矣。羣僧益異其事。因號大師爲大師佛云。

元和初，長樂縣有馮生者，家于吳。以明經調選于天官氏，是歲見黜於有司，因僑居長安中。有老僧鑿其名者，一日來詣生，謂生曰：汝吾姓也，因相與往來，僅歲餘，及馮尉于東越，旣治裝，鑿師負笈來告去。馮問曰：師去安所詣乎？鑿師曰：吾廬於靈巖寺之西廡下，且久，其後遊長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與子相遇，今將歸舊居，故來告別。然吾子尉于東越，道出靈巖寺下，且當一訪我也。生諾之，曰：謹受教。後數月，馮生自長安之任，至靈巖寺門，立馬望曰：豈非鑿師所居寺乎？卽入而訪焉。時有一僧在庭，生問曰：不知鑿師廬安在？吾將謁之。僧曰：吾曹數輩，獨無鑿其名者，生始疑異，默而計曰：鑿師信士，豈欺我哉？於是獨遊寺庭，行至西廡下，忽見有羣僧畫像，內有一僧，狀與鑿師同，生大驚曰：鑿師果異人也，且能降神于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視其題云：馮氏子，吳郡人也，年十歲，學浮屠氏法，以道行聞，卒年七十八。馮閱其題，益感異之。

相國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老僧問己之休咎。僧曰：非立可盡，願結壇設佛像，僧居其中。凡三日，謂公曰：公災戾未已，當萬里南行耳。公大怒叱之。明日，又召其僧問焉。慮所見未子細，請詳觀之。卽又結壇三日，告公曰：南行之期，不旬日矣，不可逃。公益不樂，且曰：然則吾師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願陳目前事爲驗。庶表某之不誣也。公曰：果有說乎？卽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請發之。卽令窮其下數尺，果得石函，啓之，公爲觀焉。異而稍信之，因問南行誠不免矣，然乃終不還乎？僧曰：當還耳。公訊其故，對曰：相國平生嘗食萬羊，今食九千五百矣，所以當還者，未盡五百羊耳。公慘然而嘆曰：吾師果至。

人且我元和十三年爲丞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夢行晉山見其上皆白羊有牧者十數迎拜我因問牧者牧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吾嘗識此夢不泄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乃知冥數固不誣也後旬日振武節度使米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饋四百羊公大驚卽召僧告其事僧歎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相國所有公戚然不悅旬日貶潮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荒裔也

興福寺西北隅有隋朝佛堂其北壁有畫十光佛者筆勢甚妙爲天下之奇冠有識者云此國手蔡生之蹟也蔡生隋朝以善畫聞初構堂宇旣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畫者得蔡生旣畫謂人曰吾平生所畫多矣獨今日下筆若有鬼神翼而成者繇是長安中盡傳其名貞觀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慮一旦有摧圯遂召數工計土木之費且欲新其製忽一日羣僧齋於寺庭旣坐有僧十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古相次而來列於席食畢偕起入佛堂中羣僧亦繼其後俄而十人忽亡所見羣僧相顧驚歎者久之因視北壁中十光佛見其風度與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毀其堂且用旌十光之異也

道嚴師者居于成都寶曆寺唐開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道嚴於佛殿前軒燃長明燈忽見一巨手在殿西軒道嚴悸且甚俯而不敢動久之忽聞空中有語云無懼無懼吾善神也且不敢害師之一毫何俯而不動耶道嚴聞之懼亦少解因問曰檀越爲何神匿其軀面見示其掌已而聞空中對曰天命我護佛寺之地以世人好睡佛祠地我卽以背承之受其睡由是背有瘡潰吾肌且甚願以膏油傅其上

可乎。道嚴遂以清油置巨手中，其手卽引去。道嚴請曰：「吾願觀檀越之形，使畫工圖于屋壁，且書其事以表之。」冀世人無敢唾佛祠之地者。神曰：「吾貌誠陋，師見之，願無懷悚耶。」道嚴曰：「檀越但見其身，勿我阻也。」見西軒下有一神，形質瘠，口手巨準隆，張目呀口，體狀魁碩，長一丈。道嚴一見，背忽汗浹，其神卽隱去。於是具以神狀告於畫工，圖於西軒之壁。

故刑部尙書沛國劉遵古，大和四年，節度東蜀軍。先是，蜀人有富蓄羣書者，劉旣至，嘗假其數百編，然未盡詳閱。明年夏，涪江大汛，突入壁壘，漂潰里中廬舍，歷數日，水勢始平，而劉之圖書器玩，盡爲暴水濡污。劉始命列於庭以曝之，後於羣書中得周易正義一軸，筆勢殊妙，字體完古，蓋非近代之書也。其卷尾有題識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讀周易正義，從茲易號十二三歲，至一人八千口，當有大水漂溺之。後當有人舒轉曬曝，衡陽道士李德初題。」劉閱其識，歎息良久，窮其所自，乃蜀人所蓄之書也。於是召賓掾以視之，所謂易號十二三歲至一人八千口者，一人八千口，蓋大和字也。自上元歷寶曆，廣德，永太，大曆，建中，及元貞，元和，永貞，慶曆，寶曆，至大和，凡更號改元一十有三矣。與其記語果相契合，然不知李道士德初何如人耳。抑亦假其名以誇炫後世乎。



# 宣室志卷之十

天寶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熱而瘠。其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中。藥亦可療。於是煮藥而飲之。忽覺臆中動搖。有頃。嘔涎斗餘。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刃剖之。有一人自涎中起。初甚么麼。俄長數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起出降階。遽不見。自是疾愈。

滎陽鄭德楸。嘗獨乘馬。逢一婢。姿色甚美。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鄭郎。鄭愕然曰。素不識崔夫人。我又未婚。何迎之有。婢曰。夫人小女頗有容質。且以清門令族。宜相配敵。鄭知非人。堅拒之。俄有黃衣蒼頭十餘人至。曰。夫人趣郎。迫輒控馬。其行甚疾。耳中但聞風鳴。奄至一處。崇垣高門。外皆列植楸桐。鄭立於門外。婢先白。須臾。命引鄭郎入。進歷數門。館宇甚盛。夫人著青羅裙。年將四十。而姿容可愛。立于東階下。侍婢八九。皆鮮整。鄭趨詣再拜。夫人曰。無怪相屈耶。以鄭郎甲族美才。願託姻婭。小女無堪。幸能垂意。鄭見逼。不知所對。但唯唯而已。夫人及堂上。命引鄭郎自西階升。堂上悉以花鬪薦地。左右施豹脚床。七寶屏風。黃金屈膝。門垂碧箔。銀鈎珠絡。長筵列饌。皆極豐潔。乃命坐。夫人又善清談。敘置輕重。世難與比。食畢。命酒。以銀樽貯之。可三斗餘。琥珀色。酌以鏤盃。侍婢行酒。味極甘馥。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豔粧訖。乃命引鄭郎出。就外間浴。以百味香湯。左右進衣冠履珮。美婢十人扶入。恣爲詞諠。自堂外門步至花燭。乃延就帳。女年十四五。恣色甚豔。目所未見。被服粲麗。冠絕當時。鄭遂欣然。其夜成禮。明

日夫人命女與就東堂。堂中置紅羅繡帳，衾幃裊簾，皆悉精絕。女善彈箏篴，曲詞新異。鄭問所迎，婚前乘馬來。今在何許？曰：令已返矣。如此百餘日，鄭雖情愛頗重，而心稍疑忌。因謂女曰：可得同歸乎？女慘然曰：幸託契會，待事巾櫛，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鄭審其怪異，乃謂夫人曰：家中相思，頗有疑恨，乞賜還也。夫人曰：過蒙見顧，良深感慕。然幽顯殊途，理當暫隔。分離之際，能不泫然。鄭亦泣下。乃大燕會與別。曰：後三年當相迎也。鄭因拜辭。婦出門揮淚握手曰：雖有後期，尙延年歲。歡會尙淺，乖離苦長，努力自愛。鄭亦悲悅。婦以襯體紅衫及金釵一雙贈別。曰：若未相忘，以此爲念。乃分袂而去。夫人敕送鄭郎，乃前青驄也。鞞帶甚精。鄭乘馬出門，倏忽復至。其家奴遂云：家中失君已一年矣。視其所贈，皆真物也。其家語云：郎君出行之後，其馬自歸，不見有人送回。鄭始尋其故處，惟見大墳傍有小塚，塋前列樹皆已枯矣。而前所見，悉華茂成陰。其左右人傳云：崔夫人及女郎墓也。鄭尤異之。自度三年之期，必當死矣。後至期，果見前所使婢乘車來迎。鄭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安處，吾復何憂？乃爲分判家事，預爲終期。明日乃暴卒。

李林甫爲相既久，將以掇禍。且天下人多怨望，頗招鬼災，乃致方術士以禳去之。後得一術士曰：相國豪貴，下人積怨者不少矣。爲禍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禍也。林甫曰：若之何？術士曰：可於長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備之。林甫乃於西市召募而得焉。自云嘗廂軍伍間，以善射稱。近爲病，他無所知。林甫卽資其衣食，計月以給。後一夕，林甫會宴於庭，燕趙翼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絕。善射者

異而聽之。聞無聞矣。乃默籌曰。夜未闌。忽如是。非有他邪。抑術士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視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墜而下。又一人踰垣來。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張樂之地。見歌者舞者。噤而不能嚙其喉。屹而不得翻其袖。寂寂然若木偶狀者。因視垣南墜下之物。卽一囊而結者。解其中。有數百籤。皆林甫衆家僮名氏也。於是呼一一而應。遂宴飲如初。其明日術士來。且賀曰。賴此人不然。幾爲所禍。向乃負冤而死者也。明公久專機要。積戾萬狀。自茲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後林甫籍沒。果符十年之期也。

大曆中有進士竇裕者。家寄淮海。下第。將之成都。至洋州。無疾卒。裕嘗與淮陰令吳興沈生善。別有年矣。聲塵兩絕。莫知其適。後沈生自淮海調補金堂令。至洋州。舍於館亭中。是夕。風月清朗。夜將半。生獨若有所亡。而不得其寢。俄見一白衣丈夫。自門步入。且吟且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久之。吟曰。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館。望月獨相思。塵襟淚痕滿。生聽之。甚覺類竇裕。亟起與語。未及。遂亡見矣。乃嘆曰。吾與竇君別久矣。豈爲鬼耶。明日命駕而去。行未數里。有殯於路前。有誌曰。進士竇裕殯宮。生驚卽馳至館。問館吏曰。有進士竇裕。自京遊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殯於館南二里外。道左殯宮是也。沈卽致奠拜泣而去。

李生者。貞元中舉進士。下第歸尋陽。途次商洛。會漢南節度使入覲。爲導騎所迫。四顧惟蒼山萬重。不知所適。時日暮。馬劣無僕從。見荆棘之深。有殯宮在焉。生遂投匿其中。導從既遠。方將前去。又不知道途。

之幾何。乃嘆曰：吾之寄於是，豈非命哉！於是止於殯宮中，先拜而祝曰：某家廬山下第南歸，至此爲府公前驅所迫，旣不可進，又不得退，是以來。魂如有知，願容一夕之安，旣而閉望，時風月澄霽，雖郊原數里，皆可洞見。又有一殯宮在百步外，彷彿見一人，俄而漸近，乃一女子，粧飾嚴麗，短不盡尺，至殯宮南入穴中，生且聽之，聞其言曰：金華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風月好，可以肆目，時難再得，願稍留念。穴中應曰：屬有貴客寄吾之舍，吾不忍去，乖一夕之歡，無足怪矣。其人乃去，歸殯宮下，生明日至，逆旅問之，有知者是博陵崔氏女也，隨父爲尉江南，至此而歿，遂藁葬焉，生感之，乃以酒膳致奠而去。

唐李林甫方居相位，嘗退朝至於堂之前軒，見一玄狐，其質甚大，若牛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出，馳至庭，願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將射之，未及，已亡見矣。自是凡數日，每晝坐，輒有一玄狐出焉，其歲林甫籍沒被誅。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爲中書舍人，嘗一日退朝歸，見一白狐在庭中，擣練石上，命侍童逐之，已亡見矣。時有客於揆門者，因話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至明日，果選禮部侍郎。

唐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餘歲，聰敏有文學，風貌明秀，裴君深愛之，忽被病，旬日益甚，醫藥無及，裴君方求道術士爲呵禁之，冀瘳其疾，有叩門者，自稱高氏子，以符術爲業，裴即延入，令視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爲耳。然某有術能愈之，卽謝而祈焉，生遂以符術考召，僅食頃，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謂高生爲真術士，且飲食，已而厚贈緡帛，謝遣之，生曰：自此當日夕來候。

耳。遂去。其子他疾雖愈。而常神魂不足。往往狂語。或笑哭。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卽以此祈之。高生曰。此子精魄已爲妖魅所奪。今尙未還耳。不旬日當間。幸無以憂。裴信之。居數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來謁裴。與語。謂裴曰。聞君愛子被病。且未瘳。願得一見矣。裴卽使見其子。生大驚曰。此卽君病狐也。不速治。當加甚耳。裴君因話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爲狐。乃坐。方設席爲呵禁。高生忽至。旣入。大罵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於室內耶。卽爲病者耳。王見高來。又罵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爲他術考召哉。二人紛然相詬辱不已。裴氏家方大駭異。忽有一道士至門。私謂家僮曰。聞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視鬼。汝但爲請入謁。家僮馳白。裴君出。具話其事。道士曰。易愈耳。入見二人。二人又語曰。此亦妖狐。安得爲道士惑人。道士亦罵之曰。狐當處郊野墟墓中。何爲攙人乎。旣而閉戶。相鬪毆數食頃。裴君益恐。其家童惶惑。計無所出。及暮。忽聞然不聞其聲。開戶視之。見三狐臥地而喘。不動搖矣。裴君盡鞭殺之。後其子旬月乃愈。

尹瑗者。嘗舉進士下第。後爲晉陽普原尉。旣罷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適。忽一日。有白衣丈夫來謁。自稱吳興朱氏子。早歲嗜學。聞明公以文學自負。願質疑於執事。無見拒。瑗延入與之語。且徵其說。云家僑嵐川。早歲與御史王君皆至北門令者。寓跡於王氏別業。累年。自此每四日輒一來。甚敏辯縱橫。詞意典雅。瑗深愛之。瑗因謂曰。吾子機辯玄奧。可以從郡國之遊。爲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沉滯。隱跡藪莽。生曰。余非不願謁公侯。且懼且夕有不虞之禍。瑗曰。何爲發不祥之言乎。生曰。某自今歲來。夢卜有窮盡。

之兆。瑗卽以詞懟諭之。生頗有愧。生後至重陽日。有人以醲醞一瓶遺瑗。朱生亦至。因以酒飲之。初辭以疾。不敢飲。已而又曰。佳節相遇。豈敢不盡主人之歡耶。卽引滿而飲。食頃大醉。告去。未行數十步。忽仆於地。化爲一老狐。酪酏不能動矣。瑗卽殺之。因訪王御史別墅。有老農謂瑗曰。王御史并之裨將。往歲戍於嵐川。爲狐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於村北數十步。卽命家僮尋御史墓。果有穴。瑗後爲御史。竊語其事。時唐大和初也。

元和中。有許貞者。家于青齊間。嘗遊西長安。至陝。貞與陝從事友善。是日將告去。從事留飲酒。至暮方別。及行未十里。遂兀然墮馬。而二僕樞其衣囊前去矣。及貞醉寤。已曠黑。馬亦先去。因顧道左。小逕有馬。溺卽往尋之。不覺數里。忽見朱門甚高。槐柳森密。貞旣亡其僕馬。悵然遂扣其門。已扃鍵。有小童出視。貞卽問曰。此是誰家。曰。李外郎別墅。首請入謁。僮遽以告主。頃之。又令請客入。息于賓館。卽引入門。其左有賓位。甚清敞。所設屏障。皆古山水及名畫。經典圖籍。裊榻之類。率潔而不華。貞坐久之。小童出曰。主君且至。俄有一丈夫。年約五十。朱紱銀章。儀狀甚偉。與生相見。揖讓而坐。生因具述從事故人留飲酒道中。沉醉。不覺曠黑。僕馬俱失。願寓此。一夕可乎。李曰。但慮此卑隘。不可安止。貴客寧有間耶。貞謝之。李又曰。某嘗從事於蜀。尋以疾罷去。今則歸休於是矣。因與談話。甚敏博。貞愛慕之。又命家僮訪貞僕馬。俄而皆至。卽舍之。旣而設饌供食。食竟。飲酒數盃而散。明日。貞晨起話別。李曰。願更留一日。侍歡笑。生感其勤。卽留之。明日乃別。至京師。居月餘。有款其門者。自稱進士。獨孤。招貞延坐與語。甚聰辯。且

謂曰。某家于陝。昨西來過李外郎。談君之美不暇。且欲與君爲姻好。故令某奉謁。話此意。君以爲何如。喜而諾之。沼曰。某今還陝。君東歸。當更訪外郎。且謝其意也。遂別去。後旬月。生還。詣外郎別墅。李見。直至大喜。生卽話獨孤沼之言。因謝之。李遂留生。卜日成禮。妻色甚姝。且聰敏柔婉。生留旬月。乃挈其妻。挈歸青齊。自是李君音問不絕。生奉道。每晨起。閱黃庭內景經。李氏嘗止之曰。君好道。寧如秦皇漢武乎。求仙之力。又孰若秦皇漢武乎。彼二人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財。以學神仙。尙崩於沙丘。葬於茂陵。況君一布衣。而乃惑於求仙耶。貞叱之。乃終無倦意。其知道者。亦不疑爲他類也。後歲餘。貞挈家調選至陝郊。李君留其女。而遣生來京師。明年秋。授兗州參軍。李氏隨之。官數年。罷秩歸齊魯。又十餘年。李有七子二女。才質姿貌。皆居衆人先。而李容色端麗。無殊少年時。生益鍾念之。無幾。被疾。且甚。奔走醫巫。無所不至。終不愈。一日。屏人握生手。嗚咽流涕。言曰。妾自知死至。然忍羞以心曲告君。幸君寬宥。宥。使得盡言。己意。悲不自勝。生亦爲之泣。因慰之。乃曰。一言誠自知受責於君。願九稚子猶在側。以爲君累。尙敢一發口。且妾非人間人。天命當與君偶。得以狐狸賤質。奉箕箒二十年。未嘗織芥獲罪。懼以他類貽君憂。一女子血誠。自謂竭盡。今日永去。不敢以妖幻餘氣。託君。念稚弱滿眼。皆世間人。爲嗣續。及某氣絕。願少念弱子心。無以枯骨爲讐。得全肢體。瘞之土中。乃百生之賜也。言終。又悲慟。淚百行下。生驚恍傷感。咽不能語。相對泣良久。以被蒙首。背壁而臥。食頃無聲。生遂發被。見一狐死。被中生。特感悼之。爲之殮斂葬之。制皆如人。禮畢。生徑至陝。訪李氏居。墟墓荆棘。闐無所見。惆悵而還。居歲

餘。七子二女相次而卒。其骸骨皆人也。而貞終不以爲異。

杜陵韋氏子。家于韓城。有別墅在邑北十餘里。開成四年秋。自邑中遊焉。日暮。見一婦人。素衣。挈一瓢。自北而來。謂韋曰。妾居邑北里中有年矣。家甚貧。今爲里胥所辱。將訟於官。幸吾子與紙筆書其事。妾得以執詣邑長。冀雪其恥。韋諾之。婦人卽揖韋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卮。曰。瓢中有酒。願與吾子盡醉。於是注酒一飲。韋方舉卮。會有獵騎從西來。引數犬。婦人望見。卽東走數十步。化爲一少狐。韋大恐。視手中卮。乃一罽體。酒若牛溺之狀。韋因病熱。月餘方瘳。

長安興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極壯麗。云是隋所制。貞觀中。寺僧以其年祀綿遠。慮有摧圯。卽經費計工。且欲新其土木。及將毀撤。旣啓戶。見有蛇萬數。連貫其地。蟠遠如積。搖首吐喙。若蠶噬之狀。寺僧大懼。以爲天憫重勞。故假靈變。於是不敢除毀。

李林甫宅。卽李靖宅。有弘師者。以道術聞於睿宗時。嘗與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林甫官爲奉御。遂徙而居焉。人有告於弘師曰。異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貴於天下者一人也。雖然。吾懼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權貴。爲人觖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其門稍卑。不可乘以過。遂易舊製。將毀其簷。忽有蛇十數萬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卽罷而不復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沒。校其始相至籍沒。果十九年矣。

臨淮郡有館亭。濱泗水上。亭傍大木。周數十拱。突然勁枝。陰合百步。往往有疾風迅雷。暮發其中。人望見



亭中有二光對而上下赫然若電風雷既息光亦隨闕開元中有韋子春以勇力聞會子春客於臨淮有人語其事者子春曰吾將伺之於是挈衣囊止于亭中以伺焉後一夕忽有大風雷振于地亭屋搖撼果見二光照耀亭字子春乃斂衣而坐果覺有物蟠繞其身冷如冰凍束不可解回視見二老人在身後子春卽奮躍揮臂書然有聲其縛亦解遂歸亭中未幾而風雷爽霽聞亭中腥若鮑肆明日視之見一巨蛇中斷而斃血遍其地里人相告來觀謂子春且死矣及見之大驚自是其亭無風雷患

天寶中無畏師在洛是時有巨蛇狀甚異高丈餘廣二三尺蛇蜿蜒若蟠繞出於山下洛民咸見之於是無畏師呪之蛇決水瀦洛城卽說佛書義其蛇至夕則駕風雷來若傾聽狀無畏乃責之曰爾蛇也營居深山中因安其所何爲將欲肆毒於世耶速去無患生人其蛇聞之遂俯于地若有慙色頃而死焉其後祿山據洛陽盡毀宮廟果無畏所謂決洛水瀦城之應

開成中有隴西李生爲利州錄事參軍居于官舍中嘗曉起見蛇數百在庭生大懼盡命棄於郊野外其明旦羣蛇又集於庭生益懼駭其異也亦命棄去後一日羣蛇又至李生驚曰豈天將禍我乎寤其容者且久後旬餘生以贓罪聞於刺史遣吏至門將按其罪且聞於天子生惶駭無以自安縊於庭樹絕脰而死生有妻感生不得其死亦自縊焉於是其家僮震懼委身於井者且數輩果符蛇見之禍刺史卽李行樞也

貞元十四年秋有異鳥其色青狀類鳩鵲翔于睢陽之郊止藁木中有羣鳥千數俱率其類列于左右前

後而又朝夕各銜蜚蟲稻梁以獻焉。是鳥每飛則羣鳥咸噪而導其前。或翼其傍。或擁其後。若傳喚警衛之狀。立則環而向焉。雖人臣待天子之禮。無以加矣。睢陽人咸適野縱觀。以爲羽族之靈者。然其狀不類鸞鳳。由是益奇之。時李翱客於睢陽。翱曰。此真鳳鳥也。於是作知鳳一章。備書其事。

薛嵩鎮魏時。鄴郡人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來告於鄴人。遂市之。其鷹甚神俊。鄴人家所育鷹隼極多。皆莫能及。常臂以玩。不去手。後有東夷人見者。請以緡帛百端爲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鷁也。善辟蛟螭患。君宜於鄴城南放之。可以見其用矣。先是鄴城南陂。蛟常爲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鄴人遂持往。其海鷁忽投陂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蛟。旣出。食之且盡。自是鄴民免其患。有告於嵩。乃命鄴人訊其事。鄴人遂以海鷁獻焉。

## 室志補遺

進士李員。河東人也。居長安延壽里。元和初夏。一夕。員獨處其室。方偃於榻。寐未熟。忽聞室之西隅有微聲。纖而遠。鏘然若韻金石之樂。如是久而不絕。俄又有歌者。其音極清越。冷冷然。又久不已。員竊誌其歌詞曰。色分藍葉青。聲比磬中鳴。七月初七日。吾當示汝形。歌竟。其一闕。員且驚且異。翊日。命家僮窮其跡。不能得焉。是夕。員方獨處。及聞其聲。凄越且久。亦歌如前。詞竟。員心知其爲怪也。默然異之。如是凡數夕。亦復聞焉。後至秋始六日。夜有甚雨。積其堂之北垣。明日。垣北又聞其聲。員驚而視之。於北垣下得一缶。僅尺餘。制用金成。形狀奇古。與今之缶甚異。苔翳其光。隱然有文。視不可見。蓋千百年之器也。扣之。則其韻極長。卽命滌去塵土。方可讀之。字皆小篆書。乃崔子玉古磬銘也。員得而異之。然竟不知何代所製也。

虞鄉有山觀。甚幽寂。有滌陽道士居焉。大和中。道士嘗一夕。獨登壇望觀庭。忽見有異光自井泉中發。俄有一物。狀若兔。其色若精金。隨光而出。環繞醮壇久之。復入於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其事。不敢告於人。後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爛然。卽置于巾箱中。時御史李戎職於蒲津。與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先縣令爲忻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後月餘而戎卒。

陳郡謝翺者。嘗舉進士。好爲七字詩。其先寓居長安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霽。出其居南行百

步眺終南峯。佇立久之。見一騎自西馳來。繡纈彷彿。近乃雙鬟。高髻艷粧。色甚姝麗。至期所。因駐謂翺曰。郎非見待耶。翺曰。步此徒望山耳。雙鬟笑降拜曰。願郎歸所居。翺不測。即迴望其居。見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門外。翺益駭異。入門。青衣俱前拜。既入。見堂中設茵毯。張帳幃。錦繡輝映。異香遍室。翺愕然。且懼。不敢問。一人前曰。郎何懼。固不爲損耳。頃之。有金車至門。見一美人。年十六七。風貌閑麗。代所未識。降車入門。與翺相見。坐於西軒。謂翺曰。聞此地有名花。故來與君一醉耳。翺懼稍解。美人卽命設饌。同食。其器用食物。莫不珍豐。出玉盃。命酒遞酌。翺因問曰。女郎何爲者。得不爲它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請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則已。安用問耶。夜闌。謂翺曰。某家甚遠。今將歸。不可久留此矣。聞君善爲七言詩。願見贈。期悵然。因命筆賦詩曰。陽臺後會杳無期。碧樹煙深玉漏遲。半夜香風滿庭月。花前竟發楚王詩。美人覽之。泣下數行。曰。某亦嘗學爲詩。欲答來贈。幸不見誚。翺喜而請。美人求絳箋。翺視笥中。惟碧箋一幅。因與之。美人題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花開只片時。惆悵金閨却歸處。曉鷗腸斷綠楊枝。其筆札甚工。翺嗟賞良久。美人遂顧左右。撤帷幃。命燭登車。翺送至門。揮涕而別。未數十步。車與人物盡亡。見矣。翺異其事。因貯美人詩于笥中。明年春。下第東歸。至新豐。夕舍逆旅氏。因步月長望。追感前事。又爲詩曰。一紙華箋麗碧雲。餘香猶在墨猶新。空添滿目淒涼事。不見三山縹緲人。斜月照衣今夜夢。落花啼雨去年春。紅閨更有堪愁處。口上蟲絲鏡上塵。既而朗吟之。忽聞數百步外有車音。西來甚急。俄見金車從數騎。視其從者。乃前時雙鬟也。驚問之。雙鬟遽前告。卽駐車。使謂翺曰。通衢中恨不得一

見。翺請其舍逆旅。固不可。又問所適。荅曰。將之弘農。翺因曰。某今亦歸洛陽。願偕往東行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待。卽褰車簾謂翺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嗚咽不自勝。翺亦爲之悲泣。因誦以所製之詩。美人曰。不意君之不相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願更酌此一篇。翺卽以紙筆與之。俄頃而成。曰。惆悵佳期一夢中。武陵春色盡成空。欲知離別偏堪恨。只爲音塵兩不通。愁能上眉凝淺綠。淚痕侵臉落輕紅。雙輪暫與王孫駐。明日西馳又向東。翺謝之良久。別去。纔百餘步。又無所見。翺雖知爲怪。眷然不能忘。及至陝西。遂下道至弘農。留數日。冀一再遇。竟絕影響。乃還洛陽。出二詩話於友人。不數月。以怨結遂卒。

河南龍門寺僧法長者。鄭州原武人。寶曆中。嘗自龍門歸原武。家有田數頃。稔而未刈。一夕。因乘馬行田間。馬忽屹不前。雖鞭策輒不動。惟瞪目東望。若有所見。時月明。隨其望數百步外。有一物。如古木狀。兀然而來。法長懼。卽迴馬走道左。數十步伺之。其物西來漸近。乃是白氣。高六七尺。腥穢甚。逾於鮑肆。有聲綿綿如呻吟。西望而去。長策馬隨其後。常遠數十步。行一里餘。至里民王氏家。遂突入焉。長駐馬伺之。頃之。忽聞其家呼曰。車宇下牛將死。可偕來視之。又頃。聞呼後舍驢蹶仆地。不可救。又頃。聞驚哭而出者。長伴過訊之曰。主人有子十餘歲。忽卒。語未竟。又聞哭音。或驚叫聯聯不已。夜分後。聲漸少。迫明而絕。長駭異。卽具告其鄰。偕來王氏居偵之。其中悄然無聞。因開戶。而其家十餘人皆死。雞犬亦無存焉。

俗傳人之死。凡數日。當有禽自柩中而飛者。曰煞。大和中。有鄭生者。嘗客于隰州。與郡官敗于野。有鷹得一巨鳥。色蒼。高五尺餘。生將命解而視之。忽無所見。生驚。即訪里中民訊之。民有對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數日。卜人言今日煞當去。其家伺而視之。有巨鳥色蒼。自柩中出。君之所獲。果是乎。天寶中。京兆尹崔光遠因游敗嘗遇一妖鳥。事與此同。

開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於郡南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叟與牧童數輩俱驚走辟易。自是叟病熱。且甚。經旬餘。病少愈。夢一丈夫。衣青襦。顧謂叟曰。遷我於開元觀。叟驚而寤。然不知其旨。後數日。又適野。復聞之。即以其事白於郡守封君。怒曰。豈非昏而妄乎。叱遣之。是夕。叟又夢衣青襦者告曰。吾委跡於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禍至。叟大懼。及曉。與子偕往郡南。即鑿其地。約丈餘。得一鍾。色青。乃向所夢丈夫衣色也。遂再白於郡守。郡守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忽自鳴。聲極震響。清江之人俱異而驚嘆。郡守具其事。上聞。玄宗詔宰臣李林甫寫其鍾樣。告示天下。

東都郡有館亭。其西軒甚多怪異。客有寢其下者。夜常聞有犬吠聲甚微。以燭視之。則一無所見。如是者累年矣。其後郡守命扁鍵爲庫。嘗一夕月皎。有庫使見一犬甚小。蒼色。自軒下環庭而走。庫吏怪其與常犬異。因投石擊之。其犬吠而去。入西軒下。明日以其事白於郡守。郡守命於西軒窮其跡。見門上狗有蒼色甚多。果庫吏所見蒼犬之色。衆方悟焉。

交城縣南十數里。常夜有怪見於人。多悸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後里中人有執弧矢夜行者。縣

南見一人魁然若巨人狀。衣朱衣。以皂巾蒙其首。緩步而來。欹偃若甚醉者。里人懼。卽引滿而發。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懼少解。卽北走至旅舍。且語其事。明日抵縣城。見郭之西有丹桂。一矢貫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歸。鏃有血甚多。言於縣令。令命焚之。由是縣南無患。

元和中。博陵崔發者。自汝鄭來。僑居長安延福里。嘗一日讀書牖下。忽見一童。長不盡尺。露髮衣黃。自北牖下趨至榻前。且謂發曰。幸寄君硯席可乎。發不應。又曰。我尙壯。願備指使。何見拒之深耶。發又不願。已而上榻。躍然拱立。良久。於袖中出一小幅文書。致發前。乃詩也。字細如粟。歷然可辨。詩曰。昔荷蒙恬惠。尋遣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處覓銀鈎。覽訖笑而謂曰。旣願相從。無及後悔耶。其童又出一詩。投於几上。詩曰。舉問從君有。詩書自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勳千年。發曰。吾無逸少之藝。雖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緣自負好文章。發戲曰。恨汝非五色者。其童笑而下榻。遂趨北垣。入一宀中。發卽命僕發其下。得一管文筆。發因取書。鋒銳如新。用之月餘。亦無它怪。

東都陶化里有空宅。大和中。張秀才借居肄業。常忽不安。自念爲男子。當抱慷慨之志。不宜恇怯。以自輕。因移入中堂。以處之。夜深欹枕。乃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儀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爲靈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伴窺以窺之。良久。別有二物展轉於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內四眼刻刻如火色。相馳逐。而目光眩轉。素然有聲。然逡巡僧道三十人。或馳或走。或東

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獨立一處。則被一僧擊而去之。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中。未嘗暫息。如此爭相擊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絕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息。乃見二物相謂曰。向者羣僧與道流妙法絕高。然皆賴我二人成其行數耳。不然。安得稱卓絕哉。秀才乃知必妖怪也。因以枕擲之。僧道三人與二物一時驚走。曰。不速去。吾輩且爲措大所使也。遂皆不見。明日搜尋之。於壁角中得一敗囊。中有長行子三十箇。并骰子一雙耳。

開成中。河東郡有街吏。常中夜巡警於路。一夕天晴月朗。乃至景福寺前。見一人俛而坐。交臂擁膝。身盡黑。居然不動。吏懼。因叱之。其人俛而不顧。叱且久。卽仆其首。忽舉視其面貌極異。長數尺。色白而度狀甚可懼。吏初驚仆於地。久之稍能起。因視之。已亡見矣。吏由是懼益甚。卽馳歸。且語於人。其後因重構景福寺門。發地得一漆桶。凡深數尺。上有白泥合其首。果如街吏所見。

初唐有神像範金而製。傳云。隋朝有術士鎔範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宮中。屆其殿宇甚嚴。玄宗嘗幸其殿。啓而觀焉。時肅宗在東宮。代宗尙稚。俱待上。上問內臣高力士曰。此神像何所異。亦有說乎。力士曰。此前代所製。可以占王者之在位幾何年耳。其法當厲聲而叱之。苟年甚永。則一撼而止。上卽嚴叱之。其像若有懼。搖震移時。仆於地上。喜笑曰。誠如是我爲天拜賀。上卽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孫叱之。亦動搖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肅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五十九年。盡契其占也。





三十年五月五日  
該書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志室宣

遺補附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張 讀

發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張嘯天)

G 一七六〇上

壽

